月沙集

十六

行狀
謚狀
上

卷二十二

行狀上

昭敬大王行狀

國王姓李氏名　恭僖王之孫德興君昭之第三子也母鄭氏贈領議政世虎之女以嘉靖壬子十一月十一日生　王於漢城之仁達坊　王生而質美動好率禮幼時　恭憲王嘗幷與二兄召入脫所御冠令以次着觀所爲次及於　王　王跪而辭曰君上之御臣子何敢掛頭　恭憲王驚歎曰然當以此冠遂給汝也因問君與父孰重令書字以對則曰君親雖曰不同忠孝本無

二致　恭憲王大喜之既長封河城君嘉靖乙丑　恭
憲王有疾世子頊既卒儲嗣未定首相李浚慶等建議
請豫選於諸姪中　恭憲王遂令　王入侍醫藥仍命
別擇儒士爲師傅輔導之眷愛特厚國內人心咸屬焉
隆慶元年丁卯　恭憲王薨大臣以　王妃奉遺命教
迎　王以入　王方服母喪居私第涕泣固讓羣臣擁
戴迫而後乃行時翰林院檢討許國兵科給事中魏時
亮來頒　穆宗皇帝登極詔方入境聞國君新喪未有
儲嗣甚以爲憂及頒　詔之日見　王儀表端莊禮度
閑雅相與旋目賞歎曰東方真主出矣時　王年纔十

六矣遣陪臣告訃于 朝且請承襲翌年正月 皇帝
遣太監姬臣李慶齎 詔封爲朝鮮國王 欽賜誥命
冕服綵幣 王卽遣右議政丁應斗等奉表謝 恩王
嗣位之初銳意圖治專精學問日 御書筵討論經史夜
分不寢時名儒李滉解官歸鄉聚徒講學自 前王時
屢召未至也 王致誠盡禮敦諭起之擢爲貳公滉感
激知遇疏陳治道六條又擇聖學十圖西銘考證手寫
程子四勿箴以進 王虛心嘉納命皆繕寫爲屏置諸
左右朝夕觀省不時召對從容講道禮遇隆重期臻至
治及滉亡傷悼不已敎曰滉之隻字片言皆可傳後其

令有司裒集刊行本國舊稱文獻之邦而其於格致誠正之學則罕有傳焉自高麗鄭夢周始倡絕學至本朝金宏弼鄭汝昌趙光祖李彥迪等相繼而起講明道義發揮經傳　王以此人等大有功於斯道首命賜祭守塚贈官與謚錄其子孫命儒臣柳希春等撰次其言行名曰儒先錄仍命刊行近思錄心經且以何氏小學名物度數最爲詳密便於初學本朝所撰三綱行實可以扶植倫紀并命刊行教該曹曰近來師儒之選皆尚文詞至於德修學明之士則未見其人以此黌舍游學之士則皆以習文藝決科第爲業未聞爲切問近思之學

士習如此他日成就將何所觀京中如此外方可知有
學行堪爲師表之人　擢授方面之任以付風化之權巡
行列邑勸課教誨厚倫敦俗端在於此且爲學之方莫
先於小學入學時必令講試小學則幼學之士自知向
方以此申飭學行又教以薦進遺逸爲新政第一遂馹
召徵士曹植成運等不次超叙或不能赴則奬諭勤懇
其他以經明行修著稱者前後擢用甚多至有以白衣
陞卿宰者嘗於筵中論賢邪進退之機曰奸黨碑立而
汴京墟僞學籍成而南宋亡雖悔於終亦無及矣可不
戒哉時臺諫追論先朝奸臣南衮等戕害士林之罪請

削官爵人或以事在既往爲言　王曰欲罪南衮者所以追慕趙光祖之道學且命錄用故儒臣金宗直子孫追贈忠臣宗室朱溪君深源官爵其彰善癉惡類此是年　穆宗皇帝冊封皇太子遣翰林院檢討成憲禮科給事中王璽頒降詔勑遣陪臣奉表陳賀嘗有講官進言曰今者朝無權奸國無邊警此正爲治之日也　王曰此說不然孟子當戰國之時勸諸侯以王道國家雖戰爭多事豈有不能爲治之時哉己巳秋　恭憲王三年喪畢納潘城府院君朴應順女朴氏爲妃六年壬申翰林院編修韓世

能吏科給事中陳三謨頒今　皇帝登極詔翌年　王
遣右議政朴淳等奉表陳賀時旱灾切迫　王避殿減
膳禱雨禁中執圭立庭終日不懈遂致甘霖又曰天變
大臣乞免　王曰推咎台衡以應灾變吾誰欺欺天乎
漢之人君以罷相塞天譴君子譏之仍以手筆下求言
之教首尾百餘言無非引咎求助之意太學儒生上疏
闢佛　王手札答之曰在首善之地講論者道義也期
待者程朱也宜益動心忍性切磋琢磨敬義夾持表裏
交養爲他日真儒立於朝端上輔寡君下澤斯民使治
隆而俗美則吾道之衰異端之盛不足慮也何必如太

武誅沙門毀佛寺之爲哉又上疏請金宏弼鄭汝昌趙光祖李彦迪李滉等從祀文廟答曰難慎而不敢輕許者只緣其事重也自有議定之日且尊五臣莫如尊其學也諸生無非英才好學之彦宜懋時敏相與講磨孜孜成大儒勉輔不辭是予所望嘗教儒臣曰予嘗讀文山指南錄悲涼慷慨不忍終篇夫文山夷齊後一人而已爲萬世人臣之表準我國鄭夢周節義文章可與文山儷美其文集並速印出頒布仍命相臣盧守愼作序以進儒臣李珥撰進聖學輯要　王深加嘉奬即命刊行時　王有疾久而乃瘳禮曹累請陳賀　王曰人

之疾殆未必不由於失攝之致頃者不意得病危而復蘇貽憂大臣驚動群下方且祗懼悔罪之不暇豈可偃然受賀乎三年乙亥　恭憲王妃沈氏薨禮官擬五禮儀卒哭後當用玄冠烏角帶持平閔純上疏以爲三年通喪無貴賤一也宜從朱子之議用白帽布裹角帶廷議不一　王乃斷然行之居喪一遵禮制終三年未嘗啓齒五年丁丑十一月　禁靖王妃朴氏薨禮曹以爲當從叔侄之服服齊衰期年相臣朴淳等以爲　王於榮靖王妃有祖孫之義以繼體之重當服三年　王從其議遂定爲三年喪治奠奉祭式禮莫愆先是奸臣李

芑尹元衡等於乙巳年間謀殺尹任柳灌等至於錄勳
羣情久愈寃憤　王以東事在先朝不欲輕改及是並命
復官削勳中外咸快十年壬午八月　皇太子誕生
皇帝遣翰林院編修黃洪憲工科給事中王敬民來頒
詔書即遣陪臣奉表陳賀十四年丙戌十月　聖節陪
臣尹自新在會同館失火　王驚駭不已使臣以下並
拿鞫定罪即遣陪臣奉表陳謝　皇帝以王忠慎可嘉
降勑奬諭仍　賜蟒衣綵段十五年丁亥日本差使臣
來款時平秀吉篡君自立　王教曰日本廢放其主乃
篡弑之國不可接待其使當以大義開諭却之命廷臣

雜議皆以爲化外之國不可責禮義王雖黽勉許之而
其守義之嚴如此十六年戊子謝　恩使俞泓回自
京師宗系改正并惡名昭雪會典一冊禮部題准給送
皇帝降勑廢諭先是　國祖康獻王被本國叛賊尹彝
李初誣告于　中朝以　康獻王稱爲弑逆臣李仁任
之後　皇明祖訓及　大明會典俱錄有誣語自　王
七代祖　恭定王以至　前王累世陳　奏以辨其誣
每　奏輒蒙　許改而所改之辭尚未昭示及　王嗣
服慨然發歎曰國系受誣二百餘年何可一日偃然食
息於覆載之間乎宜極擇使价血誠　奏籲以期昭辨

乃於萬曆元年癸酉遣陪臣李後白等三年乙亥遣陪臣洪聖民等六年戊寅遣陪臣金繼輝等十二年甲申遣陪臣黃廷彧等節續齎　奏陳請每當封　奏王必戒使臣曰不得准請則母還也其危辭懇語可以感動天地至是始得快覩昭雪　王教群臣曰賴諸卿之力今日得有此事　皇恩罔極古之人君莫大於中興祖業匡復舊物然此不過外物耳豈如今日得雪數百年至痛使彝倫攸叙東韓再造予可以有辭于　祖先矣遂親行告祭于　宗廟社稷畢教曰今日親奉寶典祗告　太廟志願畢矣可大赦與臣民同其慶且新受

景命已告　廟社夫子乃奬倫之主予當親祭以告奬倫復叙之意遂祭文廟且命俞泓等一行及承文院提調等賜宴于大平館以勞之又教曰禮曰君賜車馬服以拜賜古人於君賜之物必服之者所以榮君恩也上

年　帝賜蟒衣置之卧榻之上夙夜拱　北竊祝而惶恐不敢服今將祗見　先王予欲服此以謁　祖先十

九年辛卯平秀吉又遣玄蘇等致書本國聲言欲犯上國脅以假途言辭悖慢非臣子所忍聞　王遽以大義斥絶其使即差陪臣金應南將日本兇謀情節移咨禮部先是倭賊以犯

稱朝鮮亦已屈服琉球以其言聞于　天朝兵部使遼東移咨本國問其是否合應南之行適及於此時　天朝見本國咨文始知倭奴誕慢兇悖之狀　皇帝降勑褒諭仍賜白金綵幣特優　王奉　勑感激大赦臣民即差陪臣韓應寅等備將日本書契及事情另行陳奏方與一國臣民修繕城池整飭邊備以爲守禦之計二十年壬辰賊乃空國而來長驅蹂躪勢如破竹是其射天之計固非一日蓄謀蔵兇乘時以發本國累世昇平民不知兵一朝猝遇狂寇剪焉不支南中州郡相繼摧陷　王分遣將士扼守要衝嚴諭都民禁無出城下

哀痛罪已之教徵八路勤王之兵以示效死勿去之義及至李鐿之師潰於尚州而鳥嶺不守申砬之兵又敗於忠州之犍川大賊乘之其鋒不可當　王知大勢已去乃謂羣臣曰此賊謀犯　天朝實天下之賊也我當爲　天朝死守封疆而惟其衆寡之勢萬不相敵既不能力抗兇鋒遮截賊路則無寧歸近父母之邦上訴於　聖天子乞　王師以討此賊耳遂定西遷之計仍移咨遼東都司申報各衙門使之轉　奏于時　王妃朴氏無子儲位未定四月二十七日羣臣皆以爲宜建儲嗣以鎮危疑　王召大臣謂之曰後事之託固有所屬而

特未遑耳光海君聰明仁孝好學不倦年既長成可從
民望定爲儲嗣諸臣咸頓首稱賀曰　宗社臣民之福
也二十八日以光海君爲　王世子時國事蒼黃未及
專　奏先令咨報遼東轉　奏朝廷三十日賊報益急
王乃出城西行分遣諸子號召四方世子從　王以行
及平壤失守　王進駐義州乃令世子奉　廟社主從
以若干臣僚前往東南庶通湖甸聲勢乃觸冒危險出
平壤歷黃海東至於江原道伊川縣所過傳檄召募諭
以大義奔竄之民聞聲坌集皆思奮義爭起而殺賊八
月　王遣陪臣鄭崑壽等陳　奏賊情于　天朝請師

討賊九月　皇帝遣行人薛藩　降勑慰諭曰爾國世
守東藩素効恭順衣冠文物號稱樂土近聞倭奴猖厥
大肆侵凌攻陷王城掠占平壤生民塗炭遠近騷然國
王西避海濱奔越草莽念茲淪蕩朕心惻然眝傳告急
聲息已勑邊臣發兵救援今特差行人司行人薛藩齎
勑諭爾國王當念爾祖宗世傳基業何忍一朝輕棄亟
宜雪恥除兇力圖恢復更當轉諭該國文武臣民各堅
報主之心大奮復讎之義朕今專遣文武大臣二員統
率遼陽各鎮精兵十萬往助討賊與該國兵馬前後夾
攻務期勦滅凶殘俾無遺類朕受天命君主華夷方今

萬國咸寧四溟安靜蠢茲小醜輒敢橫行復勑東南邊海諸鎮并宣諭琉球暹羅等國集兵數十萬同征日本直擣巢穴務令鯨鯢授首海波晏然爵賞茂典朕何愛焉夫恢復先世土宇是爲大孝急救君父患難是爲至忠該國君臣素知禮義必能仰體朕心光復故物俾國王奏凱還都仍保宗廟社稷長守藩屏庶慰朕恤遠字小之意欽哉　王在義州率百官迎于江上失聲慟哭哀動左右羣臣皆哭　王謂　勑使曰倭奴將犯　上國小邦抗義斥絕罹此喪敗朝廷若見倭奴書契則可知此賊情狀矣十一月　皇帝特賜白金二萬兩　王

拜受感泣分賜扈從諸臣及陣上將士　王謂近臣曰
避亂之人槁死山谷極為可哀其令各道守臣救活干
二月　皇帝遣提督李如松等領遼廣兵四萬出來
王盡誠迎勞涕泣而言曰蒙　皇上罔極之恩得見大
人小邦一纔之命惟託於大人提督見　王忠懇為之
動色二十一年癸巳正月提督協率本國軍兵大敗平
壤之賊　王謂羣臣曰　天兵今雖乘勝長驅倭奴剽
悍秀吉兇狡若悉聚諸道之賊以為抗拒之計則勝負
未可知今以一捷動色相慶不亦可憂乎是月自義州
進向平壤將行登門樓曉諭州民盡減徭役且賜田祖

西向　皇都行望闕禮而發到定州世子奉　廟社主
来迎　王教曰今日急務只在　天兵糧餉予欲以西
馬策應於　天兵之後而續来　天将亦當留待其令
世子前進安州一以督運仍教曰平壤舊都
之民陷賊而死者並皆收瘞立標俾無暴露之骨且令
轉諭糧械扈衛之人切宜減數務令簡約供膳無過三
四器四月聞官軍收復京城羣臣請賀　王曰此可慰
而不可賀也但當率臣民行望闕禮以謝　皇恩而已
仍令耆老人民一時行禮與知感激　皇恩之義六月
王發永柔向京城居民等上疏請留　王手札答之曰

今予之行非欲棄爾等而去也但聞京城之民飢餓失所日望予至非予遄進不足以救之都民之望予何異於爾等之欲留乎仍饋酒以送時京外飢荒　王下教曰都民聞予近住其望哺之心爲何如哉其發近邑之粟舩運京江若不足則卽遣承旨發京倉以賑之　王見內人炙食牛肉教曰非牛不能耕田人而殺牛不仁甚矣目今蕩敗之餘雖嚴禁猶懼不足以孳息況屠殺無忌乎內人則已爲重究本邑守令不爲禁斷其令勘罪嘗於行中失落所御弓子有人得之本官囚繫以聞王曰既已失之則有得之者無恠卽命放之聞者咸悅

提督李如松聞　王筆法精妙求之甚懇　王辭以疾
曰予於提督磨頂放踵有所不辭但形骸徒存而神魂
已脫揮筆成字誠所難能竟不許蓋其微意不欲以小
技示於人也九月　王還京城令近臣發倉實以賑飢
民且減內廚日供之米特分給之都民之死於賊者設
壇致祭収瘞亦遍下書通諭八道量減貢賦盡廢貢獻
忠臣孝子烈女訪問褒錄仍教禮曹曰喪亂之後都民
之死者何限意其遺民過半縞素及入城之日見都民
填塞而未有服喪者此必亂後倫紀墮廢而然所關非
輕其令各部糾檢先於五月　王遣陪臣表獻方物以

謝迄蒙　皇恩收復京城十一月　皇帝遣行人司行
人司憲　降勑曰昨者王以大兵驅倭出境還歸舊國
上表進方物來謝朕心深用嘉悅念茲復國重事不可
照常報問今特遣使降諭兼賜大紅蟒衣二襲綵段四
表裏以示朕惓惓爲王遥慰之意　王即遣陪臣上表
陳謝　王還都之後首命收聚書籍藏于芸閣且欲親
祭文廟禮官以爲聖殿燒盡亦無位板行祭無所　王
教曰予見則異於是夫神之在天下如水之在地中無
所往而不在鬼神無常享惟其致誠則神在是矣故古
人或設壇而祭豈必待木主哉予意築壇於學宮之側

設位於其上躬進以祀之一以慰先聖之靈一以重倫紀於干戈之中也敎大臣曰爲政在於得人我國人才眇然其所收用者只在科舉科舉投牒之場安能盡人之才而得豪傑之士哉四方之廣豈無瓌才異行之士空老林下古人曰大臣以人事君昔晏嬰薦其僕臣謝安舉其兄子苟其人也不以微賤而嫌不以親戚而避可合擢用者其各薦擧京圻之民以催糧爲苦呈訴於駕前　王敎曰有司獨不見畿甸之田野耶蓬蒿滿目何忍催租時　王寓貞陵洞行宮一日敎該官曰不可長處閭閻卽舊宮城內略構草家欲爲移寓昔衛君菱

舍千漕古亦有爲草屋而居之者此誠何時欲居大廈
乎 天将有以營建王宮爲言 王曰深讎未復何以
家爲 天将歎服二十三年乙未 王遣陪臣 奏請
冊封王世子 皇帝降勅曰勅諭朝鮮國光海君諱先
該經理官題稱倭衆遁歸屬國已復光海君青年英發
臣民服從宜令其選帶忠義陪臣駐劄全慶地方經理
防禦該部議覆請給專勅以便責成今特命爾總督全
慶軍務積儲錢粮號召壯勇一應設險置器鍊兵守要
俱許以便宜區處仍督率陪臣權慄盡心協理爾宜奮
身苦志幹蠱圖存内起瘡痍外修戰備博舉萬全之策

永爲善後之圖固我藩籬寧爾宗社俟有成功另議優
處毋或違越明命廢失良時致誤事機噬臍何及爾其
欽承之故諭　王即遣陪臣奉表陳謝時臺官劾帥臣
王手敎曰古者元帥之行也鑿門而出推轂而遣在軍
稟命則曰此在軍中寡人不敢從中制之今則不然使
庸人豎子皆得以議其短終乃慢罵而強存之今之待
元帥其異乎古之元帥也論者遂寢二十五年丁酉倭
賊襲破閑山島張兵再搶先鋒已逼京都時提督麻貴
提孤兵在京城軍情危懼　王屢氣巡城堅守不動經
理楊鎬亦自平壤疾馳來援　王涕泣迎見誓不與賊

俱生仍偕經理視師江上至以單騎渡江相度據守形勢人心賴以鎮定遂協助　天兵大剪賊鋒于忠清之境以却之及經理督三路大軍進劄於島山也　王欲以匹馬從戎親冒矢石手帖懇請至于再三經理終不見許而止本國兵制略倣唐之府兵分休立防兵農相依雖便於守國而常短於禦敵　王見戚繼光所撰紀效新書甚嘉其制別設訓鍊都監命大臣一員以領之擇武弁重臣爲大將抄擇丁壯勇銳分屬部伍儲養訓鍊頗有條理時南邊專倚舟師　王以手札教師臣曰我方致力於舟師集師於釜山至於陸地之據險他路

之要衝皆不暇及此蓋有見乎前日水戰之捷也兵無
常勢變出意外豈可引前事而爲例乎當初兇賊入寇
釜山直擣北上舟師橫海而不憚湖南議後而不顧果
何前例我國形勢沿海千餘里此真所謂散地而三面
受敵之國也賊之兇狡特甚若諜知我師之屯聚於釜
山自五島因風掛帆一瞬千里直向湖南繞出我師之
後則是我師爲賊所綴自湖南湖西以至海西關西一
帶沿海無處不到誰得以禦之徒聚舟師於釜山不置
重兵於湖南不守陸地之險呃恐非計也嘗語講官曰
存心有要日用之間千緒萬端交接於前廓然大公順

而應之不以外物之來動其中然後欲靜而靜欲動而動矣不然而邪思妄慮有如雲興則欲爲消遣而不可得盖心如止水難矣時有物恠　天將求見我國卜者以占吉凶　王曰天之賦物不得其常是謂之恠恠者失其常也常者理而已矣人事之失其理者皆足以應之而受其凶象占昭昭豈待占乎彼一箇瞽安能知之二十七年己亥倭賊盡退　王遣陪臣奉表陳謝　皇帝降勑慰諭仍賜綵幣表裡是年　中朝營造乾清坤寧宮　王遣陪臣進獻助工方物　皇帝降勑褒諭仍賜白金蟒衣庭試策士教考官曰甦見試製有用莊老

語者自三墳八索以來可法之文不爲不多安用莊生
詖滔之說今宜禁斷
火之時王之受封　詰命冕服並皆淪失不保　王遣
陪臣　奏請照例補賜翌年正月陪臣回自京師　皇
帝降勅補賜詰命冕服制曰朕惟王者持危舉廢奠厚
于仁立國安仁莫大乎禮禮者物恥足
以興之雖文章物采無敢廢也爾朝鮮爲國素敦禮教
慤篤忠敬稱我優嘉自頃
于蕩然朕爲爾洗滌凶妖恢還土宇固我師武臣力亦
不可謂非爾秉禮之效否則軍旅安經政令安行順物

不守事乃大逆尚有今茲之捷乎爾以誥命冕服奔迸
莫守遣使來告祈得賜如初夫事上莅下須此修容復
漢威儀朕所矜許是用勑尚方製給仍錫之誥爾尚敬
之哉朕不以禮假人爾母以菲廢禮藍縷啓楚大布興
衛薪膽霸越皆　王今日事懋哉母忝命　王即遣陪
臣奉表陳謝該官以　王之欽賜冕服長短不適體請
改造　王曰吾　皇上之賜當服之無斁何敢改也予
於壬辰蒼黃西遷之時宮中之物悉棄之惟　皇上所
賜蟒龍衣手索提出擬於死時必着此衣而終也其衣
至今猶在時或披見不覺涕下也三月　皇帝冊立皇

太子　欽差翰林院侍講顧天峻行人司行人崔廷健
降勅并賜　王及妃綵幣文錦　王遣陪臣進表陳賀
又遣陪臣進表謝　仍教禮曹曰前代諸王墳墓及忠
賢之墓並令修治封植以敦崇德象賢之義是年　王
冊領敦寧府事金悌男女各二十一年癸卯陪臣回自京師
請　繼妃　詔命冕服三事王已娶陪臣金悌男女爲
齎捧到　皇帝勅諭曰得奏王已娶陪臣金悌男女爲
繼室乞賜詔命冠服特允所請兹封爾金氏爲朝鮮國
王繼妃并賜詔命冠服綵幣等件就付差來陪臣齎回
至可收領王宜祗承恩賜永效忠貞以副朕寵賚之意

欽哉三十二年甲辰遣陪臣押解漂海人民五十七名
具 奏上聞 皇帝皆降勑奬勵並賜白金文錦三十
四年丙午二月 皇孫誕生 皇帝遣翰林院修撰朱
之蕃禮科左給事中梁有年降勑若詔並賜王及妃綵
幣文錦 王卽遣陪臣上表陳賀又差陪臣奉表稱謝
三十五年丁未某月遣陪臣押解漂海人民一十九名
具 奏上聞 皇帝卽降勑褒諭仍賜白金文錦綵段
王自禍難以來憂勞成疾賊退之後亟欲傳位顧眷十
餘年間懇教非一雖以世子泣辭諸臣不釋之故黽勉
聽政而內禪之計終不弛于懷自丁未春 王疾彌留

以至于冬證益危苦世子晝夜侍寢衣不解帶沐浴焚
香虔誠祝天或達夜露立終日不食　王嘉其誠孝慮
其生疾累諭止之常令留宿寢側每以付托得人爲喜
乃於戊申二月初一日薨於貞陵洞行宮之正寢春秋
五十七在位四十二年臨終手書遺教執世子手而授
之仍命權署國事　王聰明剛毅恭儉慈仁誠孝出天
英智過人崇儒重道好學嗜義事大之誠出於至性迎
詔拜表之儀正至聖節望闕之禮率皆虔誠精白肅敬
將事雖顛沛流離疾病困劇之際未嘗或廢而亦未嘗
少懈每封進方物必盥濯齋潔手自點視丁寧戒飭極

敬極愼或曰物力未敷有未盡情則比使臣之回一刻不能忘宮中得一珍味則必置之案上西望拜祝曰欲獻吾皇何可得也瞻戴之誠不啻如孝子之慕父母平居交對羣臣語一則曰 皇恩罔極二則曰 皇恩罔極一念對越如在左右興兵之後 天朝文武將官之前後出來者盖不知其幾上自元戎下至軍下無不致敬盡誠各盡其接待之禮窮閭僻巷出入不憚風雨寒暑罔或停廢一日接遇或至三四處侍從之臣皆若不耐而未見有一毫怠忽之色今年正月陪臣之齎 詔而回也 王疾已亟猶以不得郊迎爲痛 勑書至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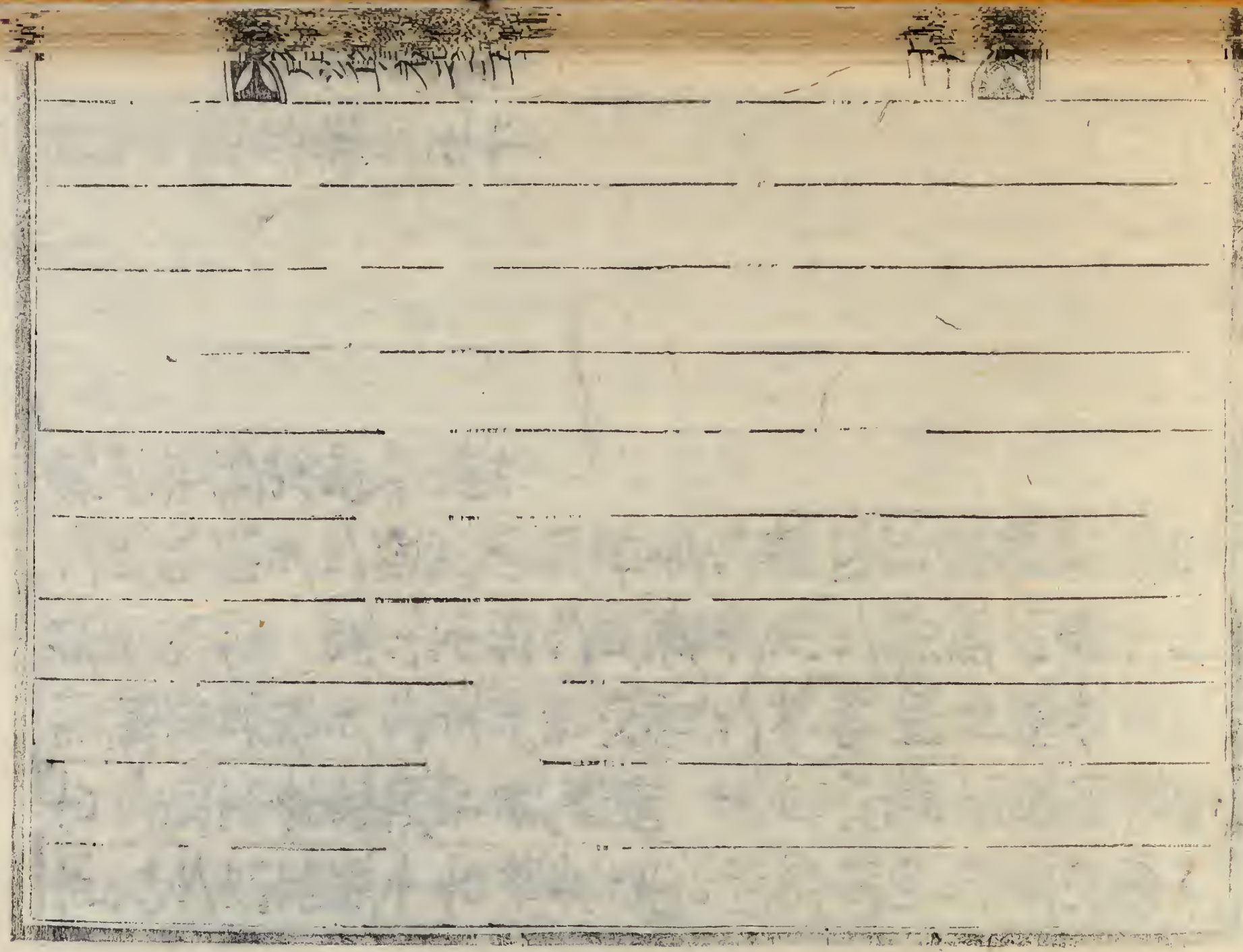
中强起盥手扶人拜跪自奉安西向涕泣病遂加劇
盖出至情非强爲也事　榮靖王妃朴氏及　恭憲王
妃沈氏如事親母承顔養志曲盡誠意朝夕問安之禮
十餘年如一日若有疾病則躬視藥餌盡誠祈禱及其
喪也哀毀過常一遵禮制友愛天至敬待二兄一姊終
身不少衰撫恤諸孤如己出性素簡約不喜紛華聲色
游畋之娛逸豫侈靡之樂無一掛于心食不重味衣常
澣濯妃嬪宮人亦不敢服侈靡以見勤恤民隱冬寒暑
雨每軫其咨之念節用惜費務本重農宮中粒食不令
遺地曰此皆農夫粒粒辛苦之物安坐而食亦已足矣

況敢暴殄乎尚風化而重
民命未嘗妄殺一人雖昆蟲微物亦戒其殺傷若聞人
之有病則雖閭閻下賤必欲全活賜以藥物如恐不及
每當決獄必哀矜惻怛以求生道謹守成憲苟非大謬
則不喜紛更禮遇臺諫雖有過激而常示優容即位以
來朝臣雖或有黜罰輒許自新嚴而克寬明不至察御
難處疑果斷英發則爲曠世豪傑之主燕居雍容沈潛
刻厲則似治經蔫實之儒至於籌邊料敵決敗策成出
入意表效於屈指稚尚儒術孜孜不倦日接遊臣講論
經傳揚確古今出入淵微所論高出先儒箋註之外羣

臣莫敢贊一辭一室焚香左右圖書雖於幽獨得肆之地不設惰慢之容凝神端坐手不釋卷以至諸子百家醫藥雜流之書無不貫穿融洽而斥絕異端排擯詭論嚴諭諸生禁用莊老佛語蓋於異教之書燭破其源頭知其誦近理而大亂真故也晚而好易雖在搶攘不掇講讀常語筵臣曰讀繫辭傳不覺手舞足蹈也發號施教細書成文初不經意而輒成典訓觀書十行俱下一覽皆記雖一日萬機庶事叢冗而裁決無留刃迎縷解至於刑獄法律之煩錢穀文簿之瑣一言判剖不爽毫忽群下震慴率職惟謹嗚呼　王以不世出之資抱大

有爲之志高視千古銳意至治期欲挽回世道以臻隆古之盛不幸遇賊守義罹禍　王自以齎志莫伸終身慷慨惟其格天之至誠可以質之於神明有辭於天下故用能蒙　皇上不世之恩雪先系之積誣而垂光國之烈却滔天之強寇而成再造之績功在宗祊業燠中興嗚呼韙哉嗚呼痛哉

月沙先生集卷之五十



月沙先生集卷之五十一

行狀中

秋浦黃公行狀

公姓黃諱愼字思叔嶺南檜原縣人其始起於麗初衣冠相繼文曰大受在　明廟朝官至兵曹正郎娶奉常寺正郭懷英女以嘉靖壬戌生公公生而異凡學語即知讀書聰悟絶人一覽輒四五行俱下十歲而孤追慕之誠哭泣之哀有若成人喪者不忍見家世清寒大夫人以紡績資生而能提誨義方肅如嚴師未成童學業大進名聲日彰徹一時儕流皆慕與之交宗英原川君

以篤行明經稱於世只有一女擇對而無可意者聞公名而歸之時李公珥成公渾俱以道學文章爲世儒宗公摳衣於成先生之門大爲所器重磨礱浸灌聞日益博業日益盛同公遊者皆自以爲莫及壬午中司馬戊子擢謁聖壯元初階宣教郎拜義盈庫主簿移司憲府監察己丑春拜陰竹縣監因事罷冬拜北道評事未赴任遞拜戶曹佐郎庚寅移兵曹帶知製　教自後常兼是職公文辭精鍊最長四六一時表箋教冊多出公手膾炙人口俄拜司諫院正言遞拜成均館典籍又自兵曹佐郎還拜正言時有鄭賊之獄鞫廳大臣有妄發語

物議喧騰公與大司憲洪聖民斥言同叅大臣回互不
直言之失仍遞正言除高山縣監受　命卽行廉靜為
治吏民畏愛辛卯春士禍作公亦被螫削去仕版退居
左華之村庄壬辰亂初　宣廟倉卒西狩公在外未及
從從間路奔問路出伊川會光海受監撫之　命臨次
本縣聞公至除司書正言忠言讜論裨益弘多癸巳
天朝經略宋應昌移咨本國令抄選文學之士要與講
論道學公與廷龜同膺是選經略館于別所暇日邀致
內堂相與講論大學自春涉秋共製講語凡數十篇間
與幕下諸文人有酬唱賛詠之作經略製序文以給稱

之以端敏誠慤之士八月拜司憲府持平九月經略渡江始承召還朝扈　駕上京辭遞拜直講李公恒福以遠接使迎行人司憲辟公從事薦吏曹屢擬佐郎而不得受點時光海在東宮以　皇勑將南下駐駕全慶之間公以司書陪行甲午以都體察使從事官遞院職冬拜兵曹正郎兼承文院校理漢學教授乙未始陞授司憲府掌令遞拜典籍以公曉解華語差　御前傳譯承命入京拜司瞻寺正俄遷侍講院文學時　皇勑有的當陪臣跟隨沈惟敬往熊川倭營之命當路者以公薦人皆危之公承　命即行時關酋請封於　天朝天朝

將許之朝廷欲從則恐有後議欲拒則無以自強中外議論動相掣肘事機變幻酬酢實難而公在賊營一以接遇　天將一以酬應倭酋能揣摩時勢動中機宜前後馳啓開陳賊情亦皆纖悉接人處已一於誠信雖平日不知公及相惡者聞之莫不嘉歎以爲不可及初至倭營也賊酋行長設宴請沈惟敬仍囑沈並邀公公再三不可強而後往時　天將主壁行長居西坐公於東僧倭玄蘇居上公却立不坐遊擊問其故答曰和尚在上頭嬾於連坐沈笑而從之即令僧坐於西其不怵威武如此秋復拜司瞻寺正丙申再赴倭營還朝　宣廟

特命加秩陞通政拜護軍　天朝冊封關酋臨淮侯李
宗誠爲上使與副使楊邦亨同入釜山倭營上使李宗
誠無端逃出一國驚擾謂賊再動時李公元翼以體相
開府嶺南方調兵以備賊公之往倭營也歷見而問之
元翼曰　王人走出賊必爲變欲爲應策耳公曰王人
自是病心所致彼雖爲賊而舉事則必正其名無時竊
發必不肯爲吾若再往則賊必釋然待我入賊所後如
有動兵形止徐爲應變可也體臣然而止之時道路訛
言藉藉人心危懼公卽發牌文直趨倭營調信卽馳來
見公曰諸倭輩皆以　天使之走歸咎貴國吾獨辨之

吾言果驗云微公則幾不能鎮定矣夏拜敦寧都正
天朝陞楊副使爲正使以沈惟敬爲副仍赴日本行酋
仍請我國信使曰　天朝冊封遣使而朝鮮獨無使則
是只與　天朝和也必得朝鮮使臣然後大事可完沈
副使然其言屢次移咨朝廷亦依違答之未有決言兩
天使不得已先渡海留平義智促與俱來公屢以此意
陳達於朝曰若不遣使則當明白痛絶以示決無可遣
之理而今者含糊兩間萬一事機交急必有後悔時相
欲以公應命而又愍其獨賢遷就延時久不差出後聞
賊怒始乃啓辭曰今事勢已迫必得備諳賊情者可保

無虞黃某明敏有膽略且有夷險不二之節當今無以
逾此遂遣之時公之在賊營已二年矣至是又有是行
朝野氣塞八月隨兩天使越海水路險惡風濤不測
舟人皆患水疾僵卧不起遂作文以誓海神曰豺虎叢
中既持二年之節蛟龍窟上更乘八月之槎捐軀是甘
稽首自誓伏念某遭時板蕩許國驅馳雖險阻艱難備
嘗之矣然州里巒陌可行乎哉賴有衷赤之不渝可質
上蒼而無愧四千里行役何敢一毫憚勞三十年工夫
正宜今日得力固王事之靡鹽抑臣職之當然直掛風
帆遥指日域苟可安社利國死且不辭如使辱命失身

生亦何補伏願靈聖鑑此忱誠幸斯言之不誣天有知
也倘一念之或忘神其殛之人皆傳誦到日本國都近
境關酋以使臣官卑且不送兩王子為言堅不許和倭
酋正成行長自關酋所来具言其故沈天使遣人問計
公答曰使臣出疆已定三条計若和事順成則跟隨兩
天使往返一計也若和事不成則任留一年十年亦所
甘心一計也若大加暴怒雖加殺戮亦所不辭一計也
今既奉命而来任彼處置亦将如之何哉初關酋受封
後不許我國通信沈　天使親自和解而關酋發怒即
請兩　天使登程仍有戕害使臣之語一行之人惶怖

失措公處之叅然召羣下曉諭曰汝輩不死於兵禍饑疫尚今生全等死死國事不亦美乎況自古無殺使之國此賊其志不小固無此理爾等何輕動若是耶衆雖口諾而心猶恇怯一倭来言曰關白言將殺爾輩而一行人夥慮汚市里發舡至某地當行殺戮云至其處夜有倭舡張帆發叫一行之人皆蒼黃奔走公猶熟睡不起衆疑乃定回到對馬州平義智設宴饗兩　天使仍請我國使臣公答曰若和事得成則兩國之人相從宴好亦無不可今既不然何心赴宴兩　天使屢伻苦請終不肯往義智竟落莫而罷十一月還渡海既復　命

上特命陞嘉善其後倭人每逢我國人必問公安否稱
頌不絕口正月以慰諭使南下時倭賊方謀再犯而畏
舟師尤忌統制使李舜臣乃縱反間行長先與兵使金
應瑞相通有若與清正不相能者通於應瑞曰今番和
事之不成清正實主張若去此人則我之恨釋而貴國
之患除矣某月某日清賊將宿某島貴國若令舟師潛
伏要之則可縛而来應瑞上聞 上意召備局大臣及
公議此事 上問曰行清兩賊果如是乎公曰二賊雖
曰有隙臣未聞自古奇謀秘計出於敵人者也 上顧
謂柳成龍曰此言正是卿意如何左右雖然公言猶幸

其或成仍請公往公新自海外歸未及省親　上顧公
笑曰欲遣卿行而其如久勞何公對曰　君父有命萬
一事集則臣何敢憚勞即日辭朝以慰撫諸軍爲名實
令設策擒清賊也公密諭於舜臣舜臣答曰海道艱險
賊必設伏以待多率舡艦則賊無不知之理小其數則
反爲所襲遂不行是日清賊果来是島實與行長謀羸
師以誘我也朝廷猶以不遵朝命爲罪拿推舜臣元均
代之乃覆舟師人始服公先見李公元翼留公爲賛畫
使俄又　命爲沈天使接伴使往全羅道七月授全羅
監司時舟師新敗賊遍滿湖嶺公到界南原已陷朝家

命令隔絶一道蕩然焚掠之餘民無孑遺公晝夜戎政
民事稍有頭緒　天朝方調大兵南討公拮据措置聚
米至萬餘斛以濟之往來
廷嘉之有　旨褒奬戊戌瓜滿朝廷仍留之九月隨劉
提督紱進圖倭橋晨夜對陣不解衣者凡三月賊退始
還冬以親病上疏蒙
恩拜同樞兼五衛都摠府副摠管
賊之始退也公以爲壬辰之亂實對馬之賊導之今以
天朝及我國舟師乘其歸而掩之可獲全勝且本島貧
瘠資我國爲生業今雖
大創後必乞款求通市既示
國威之後則他日許和庶可少洩國恥上疏具陳請爲

先驅以征之　朝家竟不用其策二月拜工曹參判移
戶曹夏丁母夫人憂辛丑服闋拜漢城府右尹七月拜
大司諫與同僚上劄陳時弊八條語皆切實　上優答
特命着實擧行及吉云節逆獄起公以參鞫功加嘉義
十月辭遞未幾拜大司憲嶺南儒生文景虎鄭仁弘門
客也受其唆上疏詆斥牛溪爲搆殺崔永慶蓋欲假此
爲名謀欲網打一隊人者實主是論也初已丑獄起賊
招有曰吉三峯或云崔三峯居智異山下遂有飛語謂
永慶之號三峯乃賊所指者云其言盛傳於都下一日
公往見牛溪牛溪曰汝近聞崔三峯之說乎公曰已聞

之矣牛溪曰此言極可駭崔某為人孝友尚氣節但不學且不能善居鄉而已宜有爲逆之理汝輩須知之及公爲言官完席果有發此言者公止之曰此人負一道重名　聖明之世豈可以飛語罪人司諫柳根從而和之事遂寢其後因全羅觀察使洪汝淳狀啓至於拿鞫乃在成渾退歸公亦補外之後崔永慶再鞫之論出於一時之臺官公固知牛溪之無預於此事且憤娼嫉之人以私怨誣陷賢者乃引避備陳其獄事曲折公遂而奇自獻代公爲都憲啓曰某以殺士之名歸之　君父必欲罪公公略不介意謂人曰其時事實如此故不敢

不直達非不知有此禍也遞職待　命郊外壬寅正月
差謝　恩使赴京未還憲府以忘君父護私黨啓削官
職九月返自　天朝歸村庄已祭扈　聖宣武原從
一等　命復職牒而時相柳永慶寢不行丁未移寓扶
餘村舍幅巾藜杖日與漁父逍遥蕭然若未始有名位
者五月因三公救旱之啓　命給職牒仍有叙命拜護
軍戊申二月聞　國恤奔赴五月拜戶曹參判以亡師
尚在罪籍上疏辭職夏因　國葬赴關仍差陳奏副使
同相臣李德馨赴京十二月還朝陞資憲拜工曹判書
仍兼體察副使同知義禁春秋館事未久辭遞秋拜戶

曹判書時大禮頻數經費日廣加以太監　天使求索無厭財力大屈公斟酌時宜量入爲出省浮費杜私囑奸蠹屏息宿弊一祛別置調度郎官貿遷有無市里便之而勢家牟利之徒頗不悅公屢以疾辭職呈告或上劄者前後數四皆不獲免亂後經界不正豪民兼并稅入日削兩南爲尤甚公建議遣均田使欲一正之怨謗蝟起人皆勸止公一力擔當不恤也癸丑夏銀賊朴應犀自獄中上變爲死中求生計兇徒誘之禍蔓薦紳獄飜爲逆人皆仄足及鄭浹被囚自北來爾瞻使人邀於路使之廣引名臣網打一邊公及十餘人一時被逮三

木滿庭都下震駴廷龜與公及金公尚容相繼就鞫光海見供辭曰卿等皆予倚毗之臣豈有黨逆之理既出賊口不得不問今見供招其情果然並卽日放送兩司猶論公遠竄光海素重公名荅曰黃愼於國家有大勳勞且予在東宮多有犯顏輔導之事豈有到今日爲八歲稚兒同叅兇逆之理乎兩司苦爭乃令中道付處配詹津居謫凡五年不出戶庭以書籍度日邑人無見其面者公稟氣虛弱不服水土竟以丁巳三月十四日卒于配所享年五十六公天資端重器宇英秀居家孝友出天立朝正直不撓與人交誠悃藹然接談論精彩溢

發剛方鮮許可非其人雖達官貴人不直視臨事切不
依違苟且適於義而已不以利害禍福動其毫髮初爾
瞻欲結歡於公與之共事公惡其爲人不少假借爾瞻
亟來見公諂笑温言以示親厚而公一不往見固已含
憾於公逮爾瞻自義州府尹召還也求擬諫長公之儕
輩適爲銓曹小宰問於公公終始不荅爾瞻聞之大愠
形於言色公之子弟輩皆危之勸公一往以解而公曰
素知其人之不測欲往見而心難強耳遂與之絶由是
爾瞻望公益深而無隙可乘及癸丑獄起爾瞻遣所親
怵以危禍公終不動曰我置死生於度外久矣今若從

彼則非徒盡將平生而棄之雖彼謂我何哉以故党徒
切齒得碣最酷戊申臨海獄起公謂李相元翼曰初政
如此國事可知不出十年必有士林之禍吾儕不知早
死仍相對慨然而罷元翼到今始服公先見噫以公之
才學既負一世重名苟能遭際顯隆擔當斯世則其成
就豈可量也而壁立自守不能與時俯仰三入三黜終
身坎壈或擠之危險或投之荒裔年又不克遐享天之
報施善人何如是耶然不可奪之節不可及之識固已
冠冕士類而進退雍容於夷險忠信表著於蠻貊其遺
風餘韻足以立懦廉頑 當其流竄也光海雖受制於

奸凶終不能止之而猶亟稱其敢介剛直及公之喪也
毋論彼此皆曰正人亡矣雖平日攻公者亦曰黃公勁
直吾曾論劾他日得罪士林何以舉顏云公議之在人
心豈待百年而定乎廷龜與公結髮爲兄弟心肝相照
白首不渝半生榮落亦略相同有同患難托死生之義
今於易名之狀情有不可辭者而顧不忍書耳公之婿
沈舍人光世舊有家狀未及投進今就而略加刪潤如
右云

右議政清平府院君韓公行狀

公諱應寅字春卿上世有諱蘭佐麗祖統合三韓以元

功位至太尉三重大匡名載壁上自是世有衣冠十代
祖渥佐理功臣都僉議右政丞上黨府院君謚忠肅九
代祖方信僉議賛成事政堂文學修文殿大提學西原
君八代祖寧神虎衛録事贈兵曹判書七代祖永矶知
淳昌郡事贈領議政清城府院君六代祖確入　我朝
爲左議政西原府院君策請難佐翼功配享　惠莊大
王謚襄節毓德種社誕生　昭惠王后五代祖致仁判
敦寧西城君謚恭安四代祖健吏曹參判曾祖世佐副
護軍贈吏曹判書祖諱侑副護軍贈左賛成考諱敬男
副司直贈領議政娶縣監金萬鎰之女卽直提學千齡

之孫以嘉靖甲寅生公於漢陽甫四歲已知文字七八
歲儀範偉然不事嬉游凝重如成人而英穎超倫年未
十五讀經史殆遍弱冠遊泮宮文名夙著屢魁課製一
時負才名者莫敢望焉製作一出人爭傳誦大司成洪
天民覽製表稱賞不已招與之語語人曰不但文才拔
萃真公輔之器丙子俱中生員進士試丁丑中謁聖及
第年始二十四選入槐院俄遷拜注書記事明敏嘗入
侍　經席適驟雨亂瀉筵臣奏對聲不登徹　宣廟下
教曰啓事須分明公應聲書曰簷溜亂耳奏聲宜高一
時稱善其後筵中相臣盧守慎年衰語澁　宣廟未諦

聽問於公公承　命卽進所記草冊上手披展見其詞
筆明備屢頷而嘉之人咸以遠大期之仕滿例陞監察
歷刑曹佐郎無何出爲麟蹄縣監盖公少與沈忠謙爲
同褓友惡沈者因而擠之平生屢困于外皆以此故也
公到任誠心字撫民有去後思癸未入爲禮兵曹佐郎
司憲府持平司諫院正言甲申朝廷以　宗系受誣不
白宜選使价謁誠奏請遂以黃廷彧爲使公爲書狀官
至京應對周旋得蒙准許降　勑還　宣廟大悅御製詩
詳載撰緝候完齎送云奉　勑許令昭雪新修會典
迎勞命近臣和之告　廟社頒慶國中賞賚嘉奬九月

差黃海道敬差官乙酉丁議政公喪躬執祀事一遵家
禮制除拜直講戊子又出爲信川郡守巳丑鄭汝立潛
謀大逆與其黨安岳人趙球及行法主等諸賊聚兵九
月山約日謀犯闕事泄趙球上變安岳郡守李軸載寧
郡守朴忠侃聞變來議於公卽具由馳啓朝廷因有逮
捕之命汝立與其子玉男及其黨遑遑崇福朴春龍等亡
命入鎭安竹島陳兵器自衛官軍迫之汝立與崇福自
刎玉男春龍俱伏誅賊黨金世謙等隱於載寧公又機
捕械送正刑獄完叙勞擢拜戶曹參議俄遷承旨庚寅
勘勳錄公光國二等平難一等秩當超陞而　宣廟嘉

公才欲其不離近密以資憲仍授都承旨首尾一年出
納惟允　恩眷異常至幸卯春特拜禮曹判書時秀吉
遣玄蘇平義智等致書本國辭意悖慢聲言假道入犯
天朝　宣廟集諸臣雜議奏聞當否議多不一　宣廟
用大司憲尹斗壽議用牒實具奏遂以公爲陳奏使
末朝聞琉球國言方疑本國與倭通謀及見奏文　皇
帝卽於皇極殿引公等一行立之陛下慰諭勤懇　玉
音丁寧厚其賞賚降　勅奬勵萬曆　皇帝不御朝蓋
父外國使臣獲近龍光前所未有是由　宣廟直陳無
隱之至誠而公等呈額明白感動朝廷遂啓　皇上發

兵拯援之睿念中興之業實基於此還到義州乃壬辰
四月也公雪涕兼程復命于開城府仍扈駕到平壤朝
議以臨津一帶不可不防截福將無如公特差公爲八
道都巡察使行未半賊已渡臨津長驅至浿江　車駕
已離平壤公計無奈何追　行在到義州拜工曹判書
冬　皇上命提督李如松統率南北官兵數萬渡鴨江
專制東征軍務廟堂會推接伴使公與李德馨膺是命
皆極一時之選也時平壤屯賊聲勢甚張國步日蹙難
保朝夕公在提督軍中素習華語面論兵機利鈍征討
事宜慷慨奮發義形於色提督嘉其忠懇稱譽不已至

於指天相誓共滅此賊癸巳正月提督陣於順安賊鋒甚銳嬰城拒守諸將不敢遽進提督與公議火攻之策遂以大砲撞破普通門諸軍乘勢進薄　天威震疊賊不能支遂空壘而宵燈公言於提督曰賊褫魄餘衆不多乘此破竹之勢悉銳追之可使片甲不還提督即率先鋒尾擊斬獲甚多海西諸屯松京漢都之賊次第遁去公入京城掃　陵寢吊死問生之餘首購書籍及典章收拾甚多公私至今賴之夏丁外艱朝廷即議起復屢降　召命而公泣血陳疏至再至三竟不能奪其志服闋入爲户曹判書旋以　冊封奏請使如京丙申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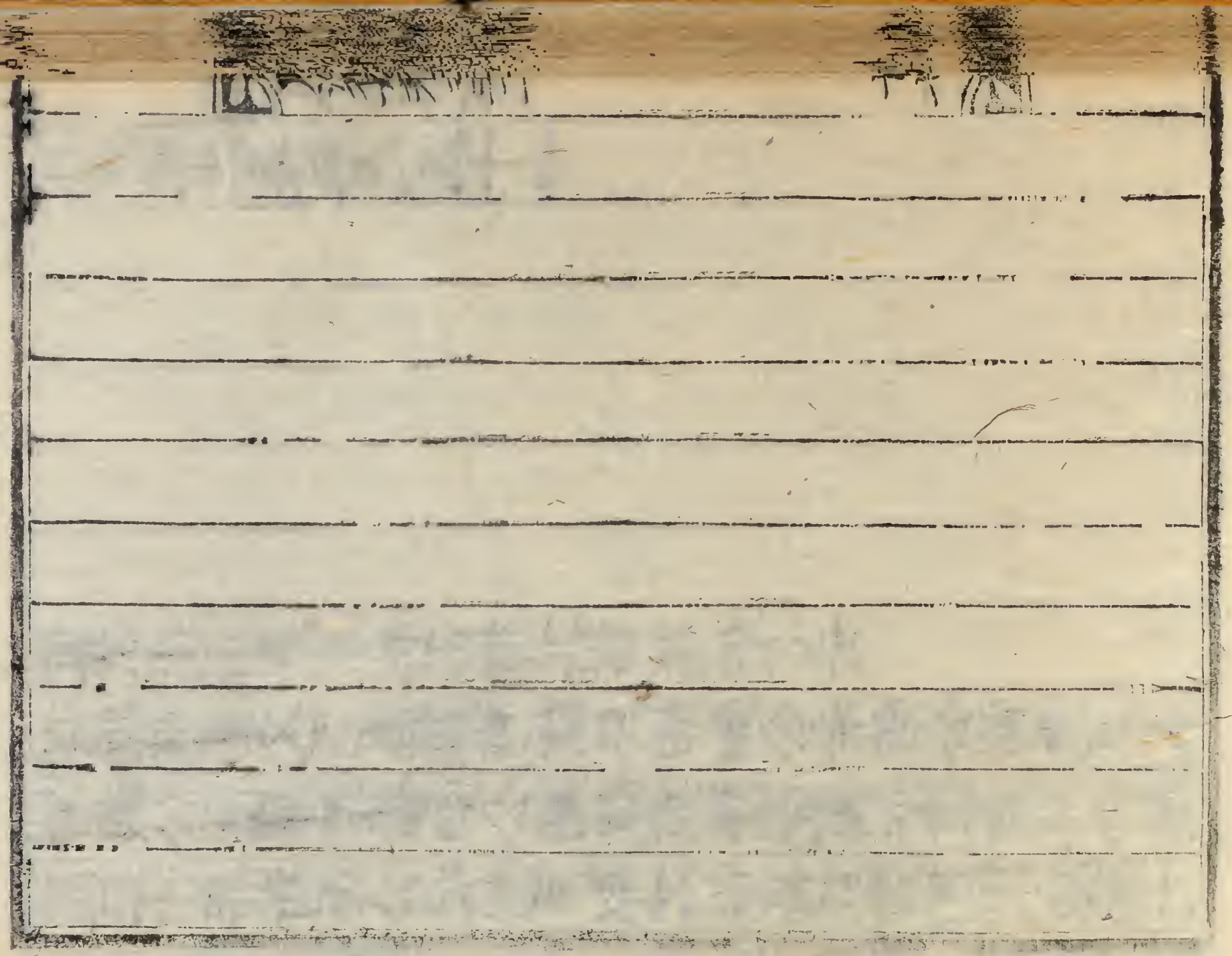
平安道觀察使　天朝兵馬彌滿關西籌策接應咸適
其宜大小將領莫不稱善而敬憚之丁酉　帝遣經理
楊鎬專管東事楊之渡義州已聞公政績至平壤一見
握手討論兵事大愜所望歡若平生到京面請于　宣
廟曰吾將進擊嶺南屯賊大軍之發所先者糧資急召
平安布政使韓某授以度支之任俾給饋餉遂以駟騎
徵還差分戶曹判書督餉南路公於灰燼之餘悉心詰
据十萬軍需賴以無缺楊公稱謝於　上前逮還北京
屢寄書信以寓不忘之懷已亥春奉使如京謝　皇上
再發兵糧之恩　皇上降勑奬勵復命陞秩特授議政

府右賛成公自甲申至己亥朝京者四往返遼廣者一
中朝走卒皆知公名使价之行輒問起居庚子拜吏曹
判書辛丑辭遞復判度支俄移大司馬丙午卜相丁未
十月特拜右議政時相知 上嚮重公欲援為助以收
人望遂有是命實非公之志也 宣廟不豫黽勉就職
未久呈告乞解連上七章 宣廟答曰此時勳舊大臣
何忍引退緣卿呈辭予病益甚公不獲已還出戊申二
月初一日 宣廟大漸命召公等七人自內殿下遺教
屬以保護大君俄遭 賓天之痛山陵之後公又屢辭
遞相以原任在勳府奸賊爾瞻與仁弘相應辛亥九月

劾公罷職而爾瞻等潜謀逞毒以爲網打士林之計壬
子起獄諆欲覃及大君王子至癸丑無賴賊朴應犀等
以死囚在獄爾瞻使人誘以死中求生之計誣疏密告
逮捕甚多鄭浹受啖臨刑辭引七臣及金悌男黃愼等
十餘人駢首就獄朝野震驚雖事出無據不能盡罪或
放或罷而公以七臣之一杜門屏跡謝絕人事時與田翁
里甯居廣州先墓之下杜門屏跡謝絕人事時與田翁
野老課農問圃而已家雖屢空泊如也但以偶居鼎軸
橫被罪累居常疫懷病中每語子弟曰疾病漸重在世
無益不如歸拜　先王於地下明年卒於所寓甲寅三

月也春秋六十一我 聖上反正之初剡剡姦猖徵召
耆詰七臣之在世者首蒙援擢死者復其官爵即命公
爲大臣輔國崇祿大夫議政府右議政兼帶如式公神
姿豐秀器識凝遠接人遇物和氣藹然見人不善專務
掩匿覆盖之雖子弟有失必婉辭以喻平居無病言遽
色性又恭恪恒不欲加人雖幹局兼人遇事游刃而言
若不出口未嘗以才衒雖妙年科第自致青雲再叅盟
府勳業震世而恂恂如寒素家此盖公之德而遺遇
宣廟弘濟艱危專對 天朝儐接 王人敷奏策應動
中機宜此盖公之才也不佞於公雖年輩稍後同閈追

隨三十年所而公之判戶部不佞爲亞當國家版蕩之
時與公同席拮据知公揭誠盡瘁憂國如家逮癸丑禍
相繼被繫又同患難可謂終始知公者若公節惠易名
宜哉遂因其家狀而概其事蹟如右云



月沙先生集卷之五十二

行狀下

先府君行狀

嗚呼先府君之棄世于今三十三年矣方先府君之爲令三登縣也不肖孤從仕于京時　先大王還都未久羣臣奔走不暇先府君數寄手書勉以　王事勿以我爲念無何病篤之報至不肖孤上章乞覲不納遂棄官歸一日夜馳三百里乃於鬼山途中承終天之訃及到縣衙屬纊已四日矣不肖孤頑鈍無知不卽死於其時以至於今常竊自念先府君晚年始舉不肖孤無他兄

弟鍾愛異常自襁褓至成童未嘗去府君懷亂離流轉之際亦未嘗一日離于膝下而乃貪榮戀祿留滯旅宦違離數月千里奔訃病不得嘗藥餌歿未及視含殮銜哀茹痛惡極罪盈蒼天蒼天尚忍爲生哉先府君之在世也不肖孤只有一女今子若孫滿前矣官纔郎署今列上大夫矣含飴之樂列鼎之養皆未得逮焉不肖孤以榮爲悲以樂爲感今亦老將死矣罔極之德生不能報惟是夙夜耿耿者托立言君子以爲不朽之圖而荏苒半生尚未克就者非敢忘也不肖孤嘗聞先府君之言曰我先祖文康公文章德業冠絕古今而墓道闕顯

刻子孫之責也余既齎志未遂汝其勉之言猶在耳捨
遠先昵非先志也故於今年夏始克樹石於文康公之
墓庶幾慰府君泉下之心今敢銓次先府君先妣遺事
行如左先府君諱啓字景瞻延安人世傳唐中郎將李
茂從蘇定方平百濟留仕新羅賜籍于延安後分爲三
宗茲其一云世代遠譜牒逸莫可攷至麗朝有諱賢呂
判少府監是其遠祖生諱暎君文林郎生諱寅富直長
同正諱原珪軍器主簿生諱孝臣版圖判書諱匡司僕
正生諱宗茂戶曹典書生諱懷林大護軍贈左議政生
諱石亨延城府院君謚文康公號樗軒三魁盛名至今

嫗人孺子皆能傳誦於府君爲曾祖祖諱渾文科掌令贈吏曹判書考諱順長學書未第補蔭不仕以大耋陞嘉善贈領議政妣長淵邕氏進士希哲之女侍中處厚之後以嘉靖戊子二月二十七日生先府君于漢城東村英秀異凡兒未學語先知文字弱冠試公車都中人士莫敢望焉己酉湖陰鄭公主考會試詩以鸚鵡洲爲題先府君援筆立就凡三十八韻湖陰大加稱賞曰此必文章手段擢爲一塲諸詩之冠名聲益彰徹咸以遠大期之一第不屑也壬高峯大升亦同榜也雅有重名年且長嘗於榜會諸人奔走往拜府君不肯曰榜下之

拜壯元古也吾當從衆奇明彥雖長豈可受同年之拜乎高峯聞而喜之卽先來見握手交驩遂爲忘年友金公繼輝金公弘度金公虬以一時名流專事激濁譏排奸倖見擯之徒怏怏怨憤與尹元衡謀起士林獄府君雖布衣與諸公相友善金公虬又是姻叔也及其被禍受刑火色甚急人莫敢問府君忼慨涕泣日詣獄中手自傅藥具疏白寃狀令子弟叫閽遂得免死流竄士論韙之府君初諱崛　宣廟初年游泮中以己卯諸賢未及褒贈倡議抗疏多士推府君爲疏頭疏上政院以府君名音犯　潛邸舊諱令改之遂以其次洪仁憲爲疏

頭第三疏府君手也竟得蒙允已卯録并載洪及府君名者此也自後遂改今名既屢舉不得成年且踰五十未有仕宦意至庚辰春三清洞會已酉榜府君以榜次在首座吏曹參判鄭公芝行亦與焉諸公以府君尚儒冠罰吏部鄭曰此友朝夕大科朝野之所想望不然爲賢才豈不欲責銓筆耶居數日薦拜尾署別坐其年移拜義禁府都事府君自弱冠三十年間中漢城試及諸科通共二十一榜而魁者二第二第三者五餘亦高選長於古文辭故以論優等者最多科製一出不論中不中人爭傳誦膾炙惟其讀經書不拘音釋口讀不事剽

截取舍故常屈於講經又不喜科場程式非遇具眼者
製亦不見售已卯庚辰以後不肖孤遊學稍稍有聲又
中初試府君喜且歎曰吾結髮受書高視詞壇常謂決
科如摘髭耳功業可立致落拓至今困於祿仕命也何恨
白髮入場寧不倦乎汝既發名觀汝才必能光大先業
吾家舊物當傳與汝自此遂不赴舉泛潛書籍未嘗一
刻釋卷人或惜其早停科事則輒曰天可逆乎素與清
江李公濟臣相許愛癸未胡變清江以北兵使被逮金
吾郎當去府君曰此友倔強恐憂憤致疾非吾等能寬
其意遂請自往沿途同寢食盡誠護行及謫江界又如

之乙酉轉司藁寺直長丙戌陞漢城府無參軍卽拜義
興縣監丁亥不肖孤妻父權公克智爲本道監司以婚
避換授長城縣治以明教化爲先首行養老宴民之窮
不克婚奠者官爲之資在長城設學堂於霞谷以縣中
遺逸鄭雲龍爲學長又縣地有慕巖水石甚佳乃高麗
節孝徐稜之宅遂建鄉賢祠於其墟跨水構閣爲講堂
并選學徒以爲蔵脩之所暇日命駕往来或講論經史
勸以忠孝或試課文藝賞其才異或觴詠遣興與野老
爭席爲文表著徐公行蹟揭之講堂俾民有所興感民
有兄弟訟田者呼使前諭以骨肉天倫秉彝之至情民

垂淚而退讓其田於兄教化之效有如此者戊子己丑年間鄭汝立在全州遥執朝論一時儕類推奬太甚問遺輻輳府君常心惡之一日忽貽書於府君要得祭需遍及列邑有若分定者府君笑曰吾與此人無一日之雅豈容致書求索至於定數責徵尤爲無理此人使氣如此必不善終矣吾豈可受渠凌駕遂謝病不答招鄭雲龍語之曰此人所爲如此曾聞君相識盍絶之雲龍曰此人愽學好議論李濬兄弟亟稱於我我亦一再見之矣近觀其居家處事多有兇詭之狀今聞此言果與近聞相符不絶此人必有後禍當並絶李濬云其年汝

立伏誅　宣祖閱汝立家文書得鄭雲龍絶交書下
教嘉獎特拜王子師傅雲龍每曰此皆我公先見善謀
之恩云辛卯考滿還京見國事日非謂不肖孤曰邊圍
之恬愒如此朝論之乖張如此不久必有危亡之禍吾
今置散當畢命松楸遂結數椽於先壠下以爲終老之
計壬辰四月　大駕去邠前二日不肖孤遭妻父喪
以殯斂無托不得隨扈既權瘞其喪始會府君於楊州
盡室徒步西行至九月始達成川府君即拜翊衛司司
禦癸巳正月迎　大駕於定州旋拜三登縣令治軍旅
運饋餉咸得其宜撫摩瘡痍一境晏然三月不肖孤以

講學官赴宋經略幕下始離府君側九月送經略於龍灣還朝時歷覲於縣衙十月復命於京都時　勑使司憲將出來遠接使署不肖孤爲從事官始以便省覲爲幸槐院以專管文書不可出外啓遞之遠接臨行又啓請帶將發政院以　御前傳譯無人又啓遞遂不得行時府君支待　詔行出在箕城日望不肖孤之來猝中風寒輿還縣八日而卒即癸巳十二月初一日也天乎天乎使不肖孤得遂其行則府君之遘疾或不至此劇疾亦或可救治雖不能救可以面訣可以自盡於終天之際而不肖孤獲罪於天使父子懸望之至情始焉若

借其便而終歸於戲魔之障此不肖孤日夜摧隕叫踊
無及者也甲午春將謀奉櫬歸鄉山令領袖完平公爲
本道方伯實經紀喪事日馳書問訊且曰兵疫歲飢人
相殺食盜賊剽掠道路不通此時決難扶喪遠去雖去
必不得達不如權厝此地以待事定不肖孤自念柴瘠
已甚朝夕將死無他兄弟及子可托後事若權厝則父
子當爲異地之鬼幸邑人不忘先府君遺澤悲號如喪
考妣縣吏謨民四十人爲輿徒幸若不棄於中道庶可
歸窆遂決計而行人皆謂輿人朝夕道亡不肖孤臨行
哭而籲衆且約給脚價則衆皆泣曰我公之澤不可忘

何忍捨喪主而亡又何忍受價并自備糇粮擔輿逾謹至京城又至龍仁通共數十餘日死於道者病落後者四人外三十六人無一人亡見墓下無家留一日伐木結廬以爲不肖孤庇身行祭之所然後哭而辭退此雖登民淳厚之風苟非先府君深仁厚德固結人心烏能及此哉先府君孝友出天大夫人早世大府君年踰九十花酒送日府君左右色養無方至作斑衣之戲以娛之及喪廬於墓側葬祭一遵家禮有姊早寡有兄無子先府君謂伯兄曰骨肉三人豈可異居遂箒室於一墻之內晨昏省問如事父母得一味必曰姊食必無魚矣

得一衣必曰兄衣得無薄乎雖藜羹緼袍未嘗獨享日夕會一堂懽意融融四十餘年家庭無間言人比之張氏同居鄉里舉行誼將上聞于朝府君讓伯公曰我兄之德也我則恭爲弟職而已伯公遂因里選仕至監察而終其病也躬嘗湯藥其喪也自初終至葬凡百喪具以至墓石悉皆營備無缺尤好行敦睦親戚之貧無資者悉歸依焉解衣推食無不取足撫之無間親踈天資豪爽志氣磊落重然諾有大節不事細行曲謹常謂平生無不可對人言者外雖寬然長者而中伉直不能藏人之過與人交未嘗餙貌軟語酒賦歌呼精采溢發風

流映帶談說忼慨以故名公鉅卿折輩行願爲交玉溪
盧公圭庵德恩宋公兄弟皆再從兄也每見府君必倒
屣迎上坐討論書史傾倒愛敬忘其年與位觀書十行
俱下一掛眼終身不忘爲文主左氏班史尤長於傳記
碑誌雜文散語詩主昌黎雄健不事繩削蒼然有古色
既早拋科業大肆力於墳典於百家言無所不窺一時
文衡諸公遇大製作必倩府君手亦多潤色所著詩文
累百篇及喪祭禮要綱目輯釋文溪尨譚等書未及列
行失於壬辰之亂痛矣先妣光州金氏新羅王子
金興光之後永同縣監彪之女妣龍仁李氏已卯名賢

僉知李弘幹之女先妣生長法門夙有柔嘉之德淑哲之行不事書籍而能通大義古今理亂及事是非人邪正片言剖析如神明僉知公竒愛之曰吾孫女女也不者當大吾門季父典翰金公常謂人曰吾姪女女中賢達士也遇事必諮議而行一日典翰公被酒待客客乃邪黨謀軋公者諂笑鉤語典翰公不之覺乗醉縱談無忌諱先妣時未笄在壁後聞之竦然客去謂典翰公曰叔必爲其客所搆其容笑有刀某語某語皆僞也叔不覺耶無何禍作并以其時語爲誘訕朝政之目其夙恵如此一門敬重之及歸府君事舅姑誠敬俱至脂瀡蘋

繁必手具而躬進勤於女紅篝燈達曉紡績不去手手
爲之胝府君好客客至必置酒咄嗟之辦皆有異味窮
日夜盡歡未嘗見惰容府君喜施與甁粟箧衣不問有
無率皆先意恪承絕不示窶色故布衣三十年室如懸
罄而人不知其貧平生未有一毫非義之求雖買一菜
稍過其直則還與之不喜巫卜浮屠之說屛去浮華奢
汰之習閨門之內肅若朝典生於嘉靖庚寅卒於萬曆
甲戌得年四十五擧三女一男女長適崔泳律次李德
容次朴璡皆士人男即不肖孤文科贊成崔以世祿仕
年七十陞堂上拜僉知中樞府事又以大耋陞嘉善封

月川君李與朴末仕早卒崔無子養季之季女而嫁其
族姪崔應斗而子之李生二女長適李廷哲武科喜善
次卽崔應斗蔭補縣監朴生二男長大健縣監次大華
察軍贊成娶判書權克智女生二男二女女長適司藝
洪霙男長明漢文科吏曹參議次昭漢弘文館校理季
女適鄭玄源崔應斗生四子曰崔慶瀅慶洛慶洙慶海
李廷哲生二子曰李壯齋郭齋二女幼洪霙生五子三
女子曰洪柱元尚貞明公主封永安尉大健生二子明
漢生三子昭漢生四子一子皆幼先妣
之卒卜龍仁布晒里文秀山先祖文康公墓之右麓丙

坐壬向原虛其右穴將以雙墳者其後相者言穴宜上
府君許之甲午三月遵遺命葬於其上已坐亥向之穴
遂爲上下墳蓋同原而異室也嗚呼先妣之亡不省孤
始十一歲後十二年中進士又六年中文科又三年陞
遷爲吏曹佐郎蓋是時先府君在世觀與榮焉先府君
卒五年不省孤陞拜參判贈先府君吏曹
參判先妣貞夫人又二年陞判書加贈先府君吏曹判
書又五年錄扈 聖原從功臣一等加贈先府君左贊
成妣貞敬夫人已又先府君錄宣武原從一等加贈領
議政兼帶如式復不省孤陞 宗政崇祿又陞輔國崇祿

而先府君先妣之贈無以加矣嗚呼以先府君先妣之
厚仁積德既不克享年與位又不及見子若孫之榮科
第顯爵位天之報施一何舛也然自　宣廟朝賜爵錫
封所以追榮光大之者既極且備此豈不肖孤之所能
致天之厚善人不於其身後此其驗耶幸明
公賜之一言俾後人知先府君先妣之所以砥行盡後
者蓋亦有待而不肖孤之薄技淺能遭際顯融保全名
節能不忝所生者蓋亦有自則豈惟不肖孤之銜感也
不肖孤於庚申春以陳
奏使如京師翰林左諭德汪
公暉求見不肖孤詩文因有一再見之雅注以筆法名

於天下欲倩書先府君先妣墓道之石而時則執事之文未及請也汪學士只書前面大字而贈曰此特標延陵季子之遺意也云今已治石矣倘蒙明公大筆發揮則光耀又當如何也惟明公財詧焉不肖孤輔國崇祿大夫行議政府左贊成兼知　經筵春秋館事　世子貳師李廷龜泣血書

贈吏曹參判松齋韓公行狀

清州之韓東方著姓太尉蘭佐麗祖統合三韓三重大匡是其鼻祖九代祖諱渥右政丞謚思肅公七代祖諱柱密直副使曾祖諱自強領護軍祖諱智萬戶兼監牧

考諱昌愈長興庫主簿贈吏曹參議娶校尉姜哲孫之
女以成化丙午生公於淸州鶴谷里諱忠宇恕卿號松
齋公生而岐嶷器宇瓌偉監牧公奇愛之常抱負而行
一日宿懷中忽驚悟問其故曰夢騎龍頭上天龍角觸
胸痛而覺是時公年七歲監牧指路傍塝使爲聯句應
口對曰長生幾閱行客監牧曰閱字汝何知之曰頃
有賓來論文偶得聞耳有監司兵使過其村里中人皆
往觀公獨不出曰彼亦人耳何用觀賞十二歲文思日
進欲赴監試衆議公以其年少止之強而後乃令老僕
偕入場考官憐其稚弱嘉其顖秀呼顖賦詩則應聲而

對觀者驚以爲神童母夫人有宿疾公晝夜不解帶躬
煎湯藥必先嘗或釣或笱以供厨膳叅議公寓居它家
在十里外公率二弟日日往來定省竭誠色養無違携
友上寺取小學心經近思錄性理大全朱子語類等書
沉潛玩索晝習夜誦端坐如泥塑人兩膝皆穿自三月
至明年四月之終寢不解衣蚤虱滿袴猶不知苦常曰
業精在勤不宜虛擲歲月庚午中生員第八人癸酉中
別試壯元自典籍拜正言禮曹佐郎乙亥又拜正言薦
授弘文館副修撰知製　教兵曹佐郎丁丑選拜吏曹
佐郎辭遞特拜司憲府持平以資未准上疏乞免戊寅

復入天曹爲正郎　中廟以銓注公平命超資陞叙拜
弘文館應教宗系辨誣極選奏請使臣南袞爲上使陰
崖李公耔爲副使公爲書狀官兼司憲府掌令在道未
嘗與袞論事袞適有疾李公爲之調藥公語李公曰這
漢必赤士類陰崖曰同事萬里豈可存畦畛乎入北京
適　皇帝移幸陝西榆林關距京師一千五百里袞數
勸公退還公曰吾等受命遠來遭此變故義不可棄
君命於草野獨立闕庭抗章不退禮部尚書毛澄郎中
姜龍感公忠懇以本國奏本草議于諸閣老公與使臣
日詣禮部呈文辨誣公之所製尤多諸閣老歎賞覆題

准許改正焉　勑慰諭令學士楊廷和草本諭令著力搆草無見笑於文獻之邦朝中士大夫咸願識其面来訪者日衆玉河館門之外車馬填咽皆稱此人不合在小國求諸中國亦不易得云公雅好音樂欲學七絃琴華人曰此琴三年不成奈何公買琴而調七日傳其音誦詩周召篇和絃而彈聽者異之衆猜忌日積必欲構害邀善卜者問公平生吉凶及還　中廟嘉之賜土田臧獲衆引刃歸已公亦不較已卯特除弘文館典翰俄陞直提學七月階通政拜同副承旨陞至左副　聖眷方隆朝望咸屬而既爲衆所仇嫉羣小謀釀士林之禍

最憚公剛直托以養親黜公爲忠清水使公即辭朝營
務甚閑與冲庵金公同遊玉溪山臨月潭竟日忘歸是
年十一月十五日南衮等夜入神武門上變告公在水
營聞靜庵已杖配綾城單騎往迎于錦江和詩爲別未
久公之拿命至矣供辭曰生長草野徒知讀古書居家
孝友立朝忠義爲尚凡所懷抱誠心陳達而已與趙光
祖金淨金湜金絿等雖同朝相識別無朋比盤撓引誘
後進詭激成習之事云云命減死流配巨濟逾年辛巳
安處謙之獄起有黃瑞慶者名在書記中衮以公之字
恕卿音同拿致于理　中廟親鞫知其誣墜淚即命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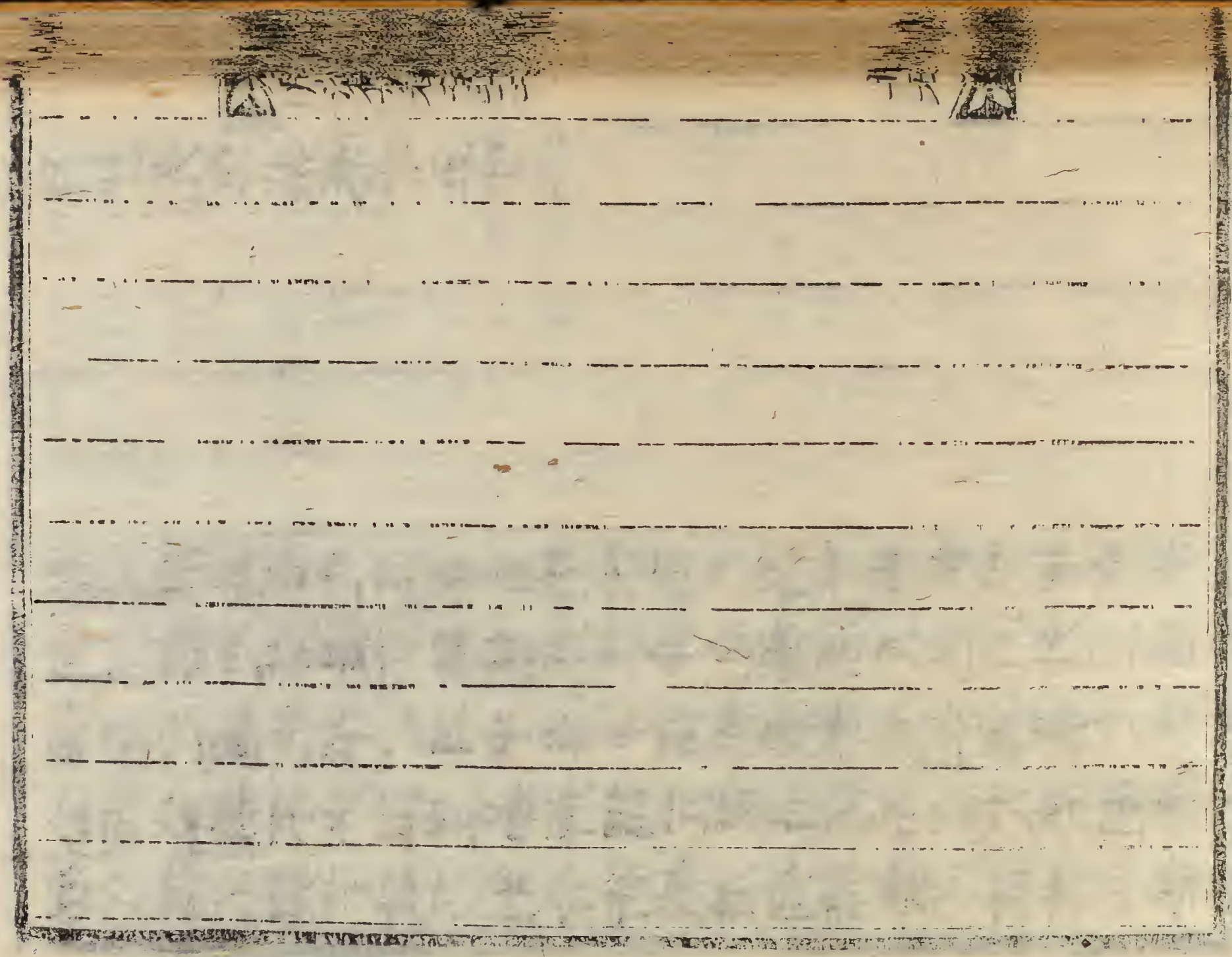
放衮知　上欲釋陰使守卒入獄矯制拉殺之公天資
踈曠志操剛方奔義如狂疾惡如讐於人鮮許可高自
標置聞人有善言不啻若自其口出見不是雖達官貴
人不直視遭遇　中廟恩遇隆重法筵陳誡知無不言
上亦虛心傾採公啓薦申靈川潛金老泉湜李灘叟延
慶朴江叟薰學行請奬拔大用皆從之晚卜居於南山
幽絶之洞與趙靜庵金冲庵為道義交公退必會設大
衾長枕同宿焉相與論格致誠正之功修齊治平之道
研窮太極圖說至忘寢食期與優游同死生常曰在朝
則與諸賢戮力王事在野則與遺逸討論經史無非行

道濟世之心也於書無所不讀於藝無所不通曉解律
吕陰陽卜筮天文地理尤工觀德之射發無不中性真
率垣夷不事修飾常彈七絃琴崔猿亭輒起舞以爲樂
被選湖堂常謂人曰國之設此堂將以培養士學施於
政教吾東方理學不傳久矣請給暇數年則願與同僚
之好學者日夜切磋以講治道又曰今之士君子一遇
毀譽禍福則便失其常性臨難其能立節乎性輕財好
賑施衆議公偕私穀數百斛公從容諫曰士君子不宜
殖貨衆議公曰汝言善矣任汝處之公即聚窮族及鄉
里之貧乏者盡散與之人皆感歎庶弟敬不肖衆議公

不子出之爲髡遁居香山公悶其迷誤多方招諭仍教
小學立教明倫之道遂長髮同居焉且嫡庶兄弟甚衆
所供衣食皆出夫人之手夫人箱篋無私藏凡得尺寸
之物盡獻舅姑公每受由還鄉令夫人搜出舊着衣服
纏襪補綴且澣以遺窮族之無衣者常慕張公藝九世
同居之義隘鶴谷舊第卜居于南數里多植松栗名曰
栗村云公娶直講姜胤女生三男長曰參文副司直次
曰參德贈右贊成西清君季曰參才宣教郎參文生三
男一女男長宇次宙次寔女適宋淑皆士人宇生一男
俊敏以公奉祀孫命錄用拜　英陵參奉生一男弼亦

錄用拜典設司別坐宙生二男純立純吉皆生一男參
德生三男長浴 察訪次演武科户曹正郎
錄扈從功臣參才生二男長嵩次崗萬曆辛卯 宗系
改正 宣廟錄光國功公參原從一等贈嘉善大夫吏
曹參判兼弘文館提學同知 經筵義禁
府春秋館成均館事公今可謂伸乎噫孔子贊易以剛
爲天德之首其義也賦於人爲正士施於用爲直氣充
塞乎宇宙之間常伸於萬物之上威武不能屈禍患不
能動常嘆世無其人松齋韓公其庶幾乎蓋公外雖寛
中少忮内實剛直自遂見人之惡嫉之已甚或面斥其

邪或擯不與言彼乃刻骨銜憾潛伺暗螫必欲甘心於公而公猶不少沮豈易所謂亢龍有悔而或欠於明哲保身之道也卒之再中毒手得禍最酷施仁與暴之道何相鑿之若是耶雖然死生命也禍福天也自外至者吾何與焉士之爲善自愉快而已嗚呼痛哉嗚呼痛哉



謚狀 上

栗谷先生謚狀

先生諱珥字叔獻學者稱爲栗谷先生豐德郡德水縣人德水之李其稱盛久矣高麗中郎將諱敦守是其鼻祖十代祖劭閭門祇候賜紫金魚俯知三司事九代祖允蕘民部典書贈僉議政丞德水府院君八代祖千善守司空柱國樂安伯謚良簡七代祖仁範政堂文學藝文館大提學六代祖揚始入我 朝爲工曹參議五代祖明晨知敦寧府事謚康平四代祖抽知溫陽郡事 贈

左贊成曾祖宜碩慶州判官　贈大司憲祖諱蕙　贈議政府右參贊考諱元秀司憲府監察　贈左贊成愐愐樂善有古人風娶平山申氏卽已卯名賢進士命和之女英秀貞靜博通古今工畫善屬文以嘉靖丙申十二月二十六日生先生于江陵臨瀛北坪村將誕之夕申夫人夢黑龍騰于大海飛入寢舍小字見龍以此也生而異常學語便知文字年甫三歲外王母持石榴問曰此物甚似先生卽對曰紅皮囊入碎紅珠人奇之五歲夫人疾劇一家奔遑先生潛禱于外王父祠衆驚異嘗見人渡水而躓幾危人皆拍手先生獨抱柱注目憂形

於邑其人獲免乃已其誠孝仁愛之心天性然也六歲
自江陵外家隨父母入京七歲著陳復昌傳略曰君子
積德於內故其心坦蕩蕩小人荏苒乎內故其心長戚
戚余觀復昌之爲人陰懷戚戚陽欲蕩蕩使斯人得志
異日之患庸有極乎時復昌未及顯用而適在比隣云
九歲覽張公藝九世同居慨然慕之曰九世同居勢或
有礙至於兄弟不可離析遂手畫兄弟奉父母同居之
圖又檃前古忠賢事蹟題其姓名以觀之十二歲替成
公疾劇先生刺臂出血泣禱于先祠請以身代疾乃瘳
十三歲中進士初試文章曰就聲聞藉藉而專精學問

不屑小技十六歲申夫人棄世廬墓三年不脫衰絰喪
制一遵家禮躬執祀事雖洗滌烹飪不任僮僕前後喪
皆然自傷早失所恃日夜號泣一日偶閱釋氏書深感
死生之說且悅其學簡便清淨有欲謝人事之意十九
歲入金剛山貽書留別諸友仍棲山寺戒定堅固至忘
寢食居無何覩破佛氏近理亂真處遂盡棄其學而專
心吾道著自警文一以聖賢爲準則嘗語學者曰吾少
時妄意禪家頓悟法於入道甚捷數年思之竟未得悟
反以求之乃知其非也二十三歲謁退溪先生于陶山
厥後往來書札辨論義理退溪先生多從其說趙月川

穆見先生和陶山詩稱玩不已退溪先生曰詩不如其人嘗致書於先生曰世間英才何限而不肯存心於古學如君高才妙年發軔正路他日所就何可量哉辛酉丁赘成公喪甲子試司馬文科皆壯元弁魁初試覆試人稱九慶壯元即拜戶曹佐郎　明廟以繹褐登龍門命題製三十韻律詩以進　上嘉賞錫賚特優乙丑自禮曹佐郎拜司諫院正言自以新進未可遽當言責上疏辭不許與同僚上劄請立志勉學親正人固邦本丙寅選吏曹佐郎慨然以恢公道爲已任戊辰以千秋書狀官朝京冬拜弘文館副校理即　宣廟初服也陳疏

辭職曰臣髫年求道學未知方泛濫諸家罔有底定生
丁不辰早喪慈母以妄鑒非悲遂耽釋教膏浸水潤反覆
沉迷從事禪門迨周一年賴天之靈一朝覺悟誣辭僞
說破綻昭著抽臟濯腑未足洗污自分爲世所棄便欲
謝絶世務窮經讀書以送天年臣父惜臣稍有雕虫末
技強令求名父在觀志不得自由臣亦自念家貧親老
無以爲養包羞掩垢遂作舉人科業未就臣父棄世名
宦之念頓絶於心區區之意只求升斗之祿以救其飢
寒耳豈期好官倘來謬恩橫被也　上答曰自古豪傑
之士夫免佛氏之所陷溺不可以昔日耽禪之小失輕

遂論思之重任且悔過自新其志可嘉復拜吏曹佐郎
聞外王母病甚棄官歸省江陵言官劾以非法　上嘉
其孝不允已已拜校理自陳學未進不可從政外祖母
有養育之恩請解官歸養旦竢學進還朝　上答曰可
往來省覲何必解職仍　敎吏曹曰雖非法例特令省
覲先生感　恩就職時　明廟禫後陳賀先生曰自
上喪制甫畢遽受賀禮百官哭泣之餘旋卽陳賀是歌
哭同時也乃上劄請以賀爲慰嘗於經席　啓曰人君
如欲爲治必先下功於學問學問者非特動御經筵
多讀古書而已必格致誠正實有功效然後乃謂之學

問　殿下臨御數年未見治效竊恐格致誠正之功有
未至也若悠悠泛泛只事文具則雖孔孟恒在左右曰
談道理亦何益哉時相臣以承旨請對非近規恐壞體
統先生曰只在所言之如何耳若所言是則何妨於體
統承旨亦經筵參贊官請對言事職也今者善政不擧
百度廢弛若不奮然振作以新一代之規而徒欲拘常
守舊則安能祛積弊而大有爲哉大臣不能引君當道
而惟遵守近規殊非所望　上臨筵不喜酬答先生
啓曰入侍之臣預講所陳畫思夜度及至　上前壅於
天威言不盡意十滿八九自　上雖虛心酬酢尚患下

情不達況淵默不言以阻之乎　恭憲大王以二百年宗社付之　殿下殿下受其憂也非受其樂也　上曰豈可無德行而有事業乎且三代之治不可猝復先生曰德行非一朝可辦而政事不可一日廢也允德未成之前當置政事於不問而任其紊亂乎德行事業當交修並進嘗因書堂月製設爲問答陳王伯治安之道名之曰東湖問答　上曰東湖問答以漢文帝爲自棄何也對曰文帝以質美之君當漢道全盛之時可以復古而終於雜伯者以其無大志好卑論故謂之自棄耳人君立志不高者大抵皆自棄也時壹儀未建先生因時

奬疏并陳擇妃之道曰古之帝王所與婚者莫非仁賢之後其求之之道不過曰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而已未聞聚閱庭辨優劣如今日之爲請自今勿以容姿服飾推卜吉凶爲等級先觀父母之賢否以察家法次觀威儀之合度以察女德宣問大臣允協衆心然後乃定則國家之福也一日　上語及乙巳之事領議政李公浚曰乙巳之禍善士或有坐死者先生曰大臣之言何可舍糊衛社是爲勳其得罪者皆善士也　仁廟禮陟中廟嫡子只有　明廟一人天命人心豈歸他哉而奸兇乃敢貪天之功斬伐士林

以錄僞勳神人之憤久矣今當　聖上新政之初當削
勳正名以定國是不可緩也李公曰事在　先朝不可
猝改先生曰不然　明廟幼冲卽祚雖不免奸兇之蔽
蔽今則在天之靈洞照其奸雖曰　先朝之事豈可不
改乎庚午又拜校理時白公仁傑上疏請雪乙巳丙
午之冤於是政府三司共論之猶未及於削勳先生以爲
正名爲政之本名之不正莫甚於僞勳乃於玉堂力主
削勳之議一時名賢大臣亦或難之先生獨抗議不撓
凡玉堂四十一劄五六劄外皆先生筆也至丁丑因先
生前日之議竟得回天羣情快之先是朴思庵淳拜銓

相累辭不出先生謂朴公曰今日之事當裒集清流靜以鎮物務積誠意以感　聖心公若固辭使俗輩操柄則是誤國也淳乃出金公繼輝謂先生曰當今朝臣可當大事者誰先生曰朴和叔淳字表裏潔白憂國以誠只恨精神氣魄稟得弱耳白老指仁傑心事不凡志切愛君但氣麤學荒無以有爲若退溪先生則學精德尊可以有爲而終無擔當底意思奇明彥大升字氣盖一世亦豪傑之士但自許太過無温謙受善底意思無已則和叔乎至是思菴果被大用冬辭歸海州辛未還坡州拜吏曹正郎不赴尋以校理承　召入朝拜檢詳舍人副應

教皆辭歸海州與學徒遊賞高山九曲愛其泉石遂卜
居於第五曲六月除清州牧使爲政專務教化手撰鄉
約法以教民未幾病遞壬申又拜副應教謝恩後復辭
歸臨津江閣遠接使辟爲從事官辭拜司諫副應教辭
先生自以學未進不可從政累辭要顯而凡所陳說必
以唐虞三代爲言於是透濁者之教 上有李珥自是透濁者之教
拜典翰直提學皆不就三司交章請留而不能得作感
君恩四章乘舟歸坡州癸酉秋又拜直提學三 召不
置乃入朝 上召見責其易退對曰臣病深才疎自度
不能有爲徒食廩祿不如退免罪戾耳 上曰爾才予

所知也從今更勿求退先生曰匹夫讀書尚且志在濟
世況　殿下稟可爲之質操可爲之勢寧無慨然自奮
之志乎　殿下　誠心願治則只此一念便是關雎麟趾
之意且人君處崇高之位必須兼聽博聞擇善虛受然
後羣臣皆爲我師而衆善合於君身德業日之崇廣若
自以爲滿足則善言何由而入乎　殿下謙冲退讓之
意溢於辭旨而至於不從公論自是非人之時則反有
謂人莫已若之病三公雖欲建白恐拂　聖旨含默度
日若　聖志在於求治則大臣亦必盡言而近臣各陳
所懷矣俄陞同副承旨　筵中每勸　上奮發大志仍

曰自古人之所見不同迂儒則以爲堯舜之治朝夕可
做俗士則以爲古道決不可行此皆非也爲治須以唐
虞爲期而事功則須當漸進臣每以唐虞三代之事陳
於上前非欲遽見其效只願今日行一事明日行一事
漸入佳境耳已卯年間趙光祖大有致澤之志而年少
士類作事無漸竟致士林之禍至今任事者輒以已卯
爲戒已卯之作事無漸豈不愈於今日之專不做事乎
且人君須無一毫私意可以感發人心而近日言官論
事若涉宮禁則　上必牢拒羣下疑　殿下之有私而
以舍默爲得體孰有如臣之愚者乎且屢以未出身人

通臺憲之路爲請　上以其議于大臣行之諸臣請退
溪先生諡　上以無行狀不許先生曰李滉一生沉潛
義理之學言論風旨雖古昔名賢亦不是過行狀有無
有何增減　殿下於已死之賢行跡已著而猶靳褒崇
況於一時之士寧有好善之誠乎李滉之諡雖遲一二
年猶無大害四方之士疑　殿下無好善之誠則其害
豈淺淺乎是時先生感激　恩遇黽勉從仕牛溪先生
成渾語之曰儒者當以格君爲務若　上心不可回則
當速引退不得　上心而先務事功則是枉尺直尋非
儒者事也先生曰此言固然但　上心不可遽回當遲

遲積誠以冀感悟若以淺薄之誠責效於旬月而不如
意則輒欲引退亦非人臣之義也甲戌上萬言疏極陳
時事　上答曰省觀疏辭可見堯舜君民之志善哉論
也古之人無以加焉有臣如此何憂不治深嘉乃忠敢
不書紳第緣事多更張不可猝然盡變當與大臣議處
仍　命謄書以進先生雖蒙　上眷言不見用人或疑
其不去先生曰欲退則恐　天心或可回欲留則言不
見用是以不決進退耳一日　上謂先生曰漢文何以
不用賈誼先生曰漢文雖賢志趣不高見誼言大疑而
不用耳凡人有大志然後可以做大事譬如主人欲構

數間小屋而工師乃欲構大厦則豈肯聽從其言乎仍白　上曰今者民困日甚若不更張無以爲國非欲變祖宗之法也至如貢案是燕山所更定非　祖宗法也臣非欲更張欲救民弊耳　上以紀綱未振爲歎先生曰紀綱之在國家若浩然之氣在一身浩然之氣是集義所生非一事偶合於義而可襲取之也須是朝行一義暮行一義義積乎身仰不愧俯不怍然後浩然之氣充滿流行紀綱亦然非一朝發憤而可立也須以公平正大之心施之政事直必舉枉必錯功必賞罪必刑則紀綱自立矣時泮中儒生序齒流俗多非之曰尊敬狀

元此亦禮俗豈可坐於狀元之上乎先生曰狀元之尊施于榜會可也館中乃明倫之地長幼之序不可亂也世子入學尚以齒坐狀元之尊何如　王世子乎嘗以病辭承旨　上答曰爾當在子左右輔予不德不可辭退拜大司諫累辭不許一日百斤外間莫知所需或云將用于佛事先生　啓曰所需若正則亟示　聖意以解羣惑如其不正請寢入內之命　上曰內用之物非在下所敢仰問又啓曰　宮中別無許多用蠟之處此必出於邪蹊曲逕不可使聞於人故耳昔司馬光平生所言者

今臣等方以正心誠意望於　殿下而只此一事不能宣示則未知幽獨得肆之地其能不愧屋漏乎請洞示聖意若青天白日使羣下得以仰見　上曰昔者梁武口苦索蜜不得不料再見於今日先生率同僚辭職曰該司之物是　殿下之所有用之以正則羣下當奉承之不暇若用之以不正則雖該司亦當覆逆況言官安敢嘿嘿外間喧播之說或以爲將做佛像臣等豈無憂懼之念乎　殿下但當內省于心有則改之無則加勉而秘諱峻拒一至於此何也昔舜造漆器諫者十人武王嗜鮑魚太公不進曰禮鮑魚不登於俎此豈愛敬不

足而然哉誠以忠臣愛君以德敬君以禮逢迎承順反害於愛敬故也　上曰假使崇奉異教舊像亦多新造何爲未知聞於何人予欲拿鞫　啓曰傳播之說非出於一人之口若必一一拿鞫則何異於衛巫之監謗殿下只治臣等妄言之罪足矣何必立威而鉗口以駭四方之觀聽　答曰敢諱所聞之人此果無隱之道乎當有造言之罪　啓曰傳播之言　殿下非不知難詰言根而如是迫問者此不過折之以雷霆之威將以杜塞言路也臺諫凡有所聞雖出於傳播不敢不達者是事君無隱之道若必窮詰傳播之言輒以造言之罪加

諸諫臣則不幾於一言喪邦乎累　啓言益切直不少
挫既而　上頗悔之命還下黃蠟先生自以累承嚴譴
不安在朝仍入侍力陳多病乞退　上曰病若如此無
可奈何隱居最好古詩曰洗耳人間事不聞青松爲友
鹿爲羣豈不樂乎對曰臣則有不然者古之隱士與人
主無君臣之契故可以相忘而自適於佳山好水今臣
受恩深重雖在畎畝心懸冕旒退居何樂焉只是難於
尸素故不得不退耳遂謝病免旋拜承旨辭以疾歸坡
州將行崔公永慶曰君之自處當如此奈時事何先生
曰自處未盡而能救時者未之有也盡公守愼謂人曰

李某於　經席多言　上所厭聞恐其生事我欲止之而不能也先生聞之笑曰我退則無言者矣蘇齋盧相號可無憂矣拜黃海觀察使以外職乃拜　命疏陳民瘼專以興學校尚教化恤民隱修軍政爲務明年疾適歸坡州卽拜副提學又以疾辭不許時有　仁順王后之喪輿疾入京持平閔純請於卒哭後依宋孝宗故事以白衣冠視事乃會廷臣議皆曰五禮儀　祖宗時撰定行之久矣今不可變先生引古禮以　啓曰必欲盡合先王之禮則上下當具衰絰如儀禮之制別造布帽布衫布帶以爲視事之服今旣差過寧依宋孝宗制爲近

於古也若玄冠烏帶之制宋高宗朝羅點所建白而朱子君臣服議辨論甚詳豈可不從朱子之論而泥於羅點之議乎五禮儀撰定時無識禮儒臣不能導先王於正禮豈可再誤於今日也相臣朴淳盧守慎大司諫金繼輝議與之合遂用白衣冠之制　上於朝會特呼先生使前曰副提學歸鄉里仍爲監司久不相見矣仍問海西疾苦溫諭良久先生問曰聞　殿下謂侍臣曰予欲學問多事未遑有諸　上曰然曰臣聞此言一以爲喜一以爲憂喜者喜　上有學問之志也憂者憂　上不察學問之理也學問非謂兀然端坐終日讀書也只

是日用間處事一一合理之謂也惟其合理與否不能自知故讀書以究其理若只以讀書爲學問而日用處事不求當理則豈所謂學問者哉　聖上質羙寡欲其於學問不爲也非不能也又曰昨日　答本館劄有曰無甚高論若只是　殿下謙辭則可矣若實以臣等之言爲高論則恐非　宗社臣民之福也漢文以三代之說爲高論故功烈如彼其卑此豈可法乎　上皆嘉納上謂先生曰四書小註多有未穩處欲稍刪改以便觀覽卿可任此也曰此非臣學力所能獨當學問之士不論出身與否使悉同議　上曰前日大臣使予招見成

渾予亦欲見之但未出身人無入參經席之例雖招賢
者一見何益曰殿下誠欲有爲則雖舊例所無亦可
變通學問之士處以閑職使之輪日入侍經筵則於助
成允德大有所益矣時憲府吏執宮奴僭服宮奴擊吏
逃入　王子舍明日憲府發他吏獲宮奴付之獄　上
聞以爲憲吏闌入　王子舍　命囚憲吏于禁府　教
曰憲府不當梗人于　王子舍憲府以此引避明吏之
不入　王子舍先生上劄曰此事上下胥失之矣憲吏
之所爲臺官非所目覩安知其不入　王子舍其曰直
入亦非　殿下所目覩只聽婦寺之言耳婦寺之言不

可盡信且　王子下人素稱縱恣當嚴加檢束俟氏一婦人也尚知教子之方嘗曰患其不能屈不患其不能伸　殿下之子何患其不能伸乎仍　啓曰近以憲吏一事守法忤　旨之臣　上頗厭之臣竊悶焉自古阿諛附托者後必背君守正不阿者後必盡忠以周昌之事觀之昌廷諍甚強可謂不愛趙王矣後爲趙相盡誠輔護呂后欲殺趙王昌不從惟其平日有守正之節故後日能保護也此意非獨　上嘿然先生銳意格君乃採摭經傳及史家要語切於學問政事者彙分以修己治人爲序名曰聖學輯要上

劄進之他日入侍　上曰其書甚有補於治道但如我不敏之君恐不能行耳先生起而對曰昔宋神宗曰此堯舜之事朕何敢當程伯子愀然曰陛下此言非宗社臣民之福今　殿下之言無乃近此乎先是沈義謙爲舍人到領相尹元衡家見士人寢具在元衡贅郎書室中問知爲金孝元孝元時未登第而有文名義謙心鄙之謂人曰安有士人而宿於權門者乎厥後孝元登魁科才名日盛銓官欲薦爲郎義謙輙以前事沮之後孝元竟爲銓郎屢短義謙倡言排之前輩以義謙有扶護士林之功謂孝元修郤而有此言孝元儕輩亦以外戚

斥義謙由是士林前後輩不相協遂有東西分黨之跡
先生以沈金角立朝著不靖爲憂言于相臣盧公守慎
曰兩人皆是士類末路譊譊浮言交亂大臣陳白兩出
于外則庶可鎮靜守慎然之乃於　筵中白之先生
啓曰此未必深成嫌隙只是二人之親舊各傳所聞遂
致紛紜大臣此言欲鎮靜故也若小人目爲朋黨爲兩
治之計則士林之禍起矣於是　特命金孝元爲富寧
府使沈義謙開城留守孝元病不堪赴先生獨　啓曰
兩人補外之說臣實主之雖是士林公論第孝元疾病
深重將此筋力授任北塞則安能有所籌畫以爲固邊

之計且大臣之意只欲鎮定非以孝元爲有罪而放逐之也請改授内地内全君臣之義外固邊圍之備上以先生爲黨於孝元嚴批不從後於遂中陳白益懇乃改授三陟先生欲保合人才惟賢是取或謂先生曰天下無兩是兩非公於今日事不分是非務欲兩全人心不滿如何先生曰沈金之事非關國家而乃相傾軋至於朝廷不靖真是兩非也雖是兩非而俱是士類但當和解消融必欲是此而非彼則相軋之勢何時可了僚友不用其言先生遂決歸右沈右金者俱來別先生曰吾今欲爲定論諸公試聽之權奸濁亂之時權陷

廓清使士論得伸豈非方叔字義謙諸公之功乎仁伯孝元
乃因私排抑使前輩懷憤士林阻隔此則仁伯之罪
也既如此故公論裁抑出補外官已得中矣而猶嫉之
太甚不相調協此則前輩之罪也以此論斷事情得矣
皆以先生言爲公論三月解官歸坡州拜承旨大司諫
吏曹參議全羅道觀察使兵曹參議皆不赴丁丑歸海
州常以宗兄早歿祖先神主在於寡嫂家爲恨至是築
居室於高山舊卜之地立祠堂請伯嫂郭氏奉宗家神
主大會兄弟諸姪同居一室以遂平生之志於是遠近
學徒聞風日集至無所容士子合力鳩材創建精舍于

居室之東以爲藏修之所名曰隱屏精舍以濂洛羣賢
中集大成者莫如朱子而吾東方能謹守朱門成法者
莫如靜庵退溪兩先生乃立朱子祠於精舍之北以兩
先生配焉每春秋率諸生奠享作學規及擊蒙要訣以
訓諸生設社倉儲穀以救士民之艱食者倣呂氏鄉約
以勵鄉俗時　上親祭于大院君廟至堂上劄以爲不
可　上怒甚先生聞之曰　主上於大院君之廟　親
行祀事於禮無違於情所不免至堂何所見而請止乎
禮有公朝禮家人禮學宮禮焉公朝禮以君爲尊故雖
諸父恭行臣禮焉但親父則不可臣也家人禮則以尊

屬爲重故人君可居父兄之下若漢惠於宮中坐齊王下是也學宮禮則以師爲尊故雖天子亦有拜老之儀若漢明之於桓榮是也況大院君誕生　聖躬假使尚存相見於宮中必拜矣今入其廟用姪子祭叔父之禮有何不可俗儒徒知尊君抑臣之爲禮而不知私親之不可絶誠可嘆也戊寅有　恭懿王大妃喪以大司諫承　召入京謝　恩還向坡州有舟行不忍終南遠爲報篙師莫舉帆之句五月又拜大司諫上疏辭職且言臣言若見用則臣身雖退猶在朝也　上答曰如有所懷可實封以聞乃上疏極陳時弊凡萬餘言言甚剴切

成牛溪讀其疏曰真所謂直言極諫經世之策疏上
命遞諫長政院玉堂　啓以非待士之道不許俄拜吏
曹參議已卯又拜大司諫皆不就先生以士林携貳爲
憂以鄭澈李發俱有人望而所見皆偏貽書責之曰君
等論議協和則國事可做發不能用時議大加詆斥先
生乃上疏言沈義謙雖出於戚畹實善人也今以義謙
爲穽收司之律延及士類鄭澈忠淸剛介一心憂國金
繼輝淸白儒雅練達治體韓脩恬靜老成好善愛士而
並加以黨邪之名使不得接跡於朝只此三人之退已
爲可惜況吹毛覓疵不止於此乎疏奏不省叅贊白仁

傑上疏請洗滌東西老病醫不達意要先生潤色先生
嘉其憂國之誠而許之宋應洞劾之以匿跡代述仁傑
陳疏曰宋之程頤代彭思永作論濮王典禮疏代富弼
作論永昭陵疏如此等事先儒亦嘗爲之故臣用李珥
之文而不以爲嫌向人無隱故傳者以爲珥誘臣上疏
臣雖無狀豈敢以非臣本意而聽人所教而爲之乎云
庚辰冬又拜大司諫是時　上寢疾新愈思見先生諭
旨激切先生感而承命入京引見慰問曰久不相見
有所欲言乎對曰歷觀古史有爲之君不世出　殿下
嗣服之初臣民有太平之望厥後因循未見振起今

殿下大病之餘善端開發號令之下悅服人心臣民之望無異初服　殿下須堅定求治之志收召俊乂委任責成庶可有爲若徒守謬規則治道無由可成嘗於夜對　啓曰古人以夜對勝晝講者羣動既息君臣靜中相對思慮專一啓沃有效故也今夜有可疑處及時政得失下問於臣等也　上曰學問必有所得乃可會疑故不能問也先生曰昔孟子問齊宣王曰四境之內不治則如之何王顧左右而言他朱子譏其不能有爲今者四境之內不治　殿下當如之何　上不答　上嘗有人臣食祿則當效死之教先生曰人

臣當以分義爲重若只慕恩祿者人皆誘之以恩祿矣
故以分義爲重者不計人君待我之厚薄皆能伏節死
義若只以恩爲重則其心不可信也　上然之又曰自
上加恩於成渾近古所罕　上曰成渾之賢予已聞知
第未知其才如何先生曰才亦非一般有可獨任經綸
之責者有好善而能用羣材者成渾之才若謂之能經
綸則過矣其爲人也好善優於天下此豈非可用
之才乎辛巳年間大旱國儲已罄先生深憂之遂中
啓曰若不變通變法以濟時艱而只欲移粟活民則粟
亦無可移者矣退與同僚上劄請變通變法改定貢案

久任監司併省州縣且請修己以清治本祛私以和朝廷時　國系之誣尚未快雪先生慨然曰安有　國君受誣二百年而不伸者乎此由使价不得其人故也奏請之使當以至誠感動又成則爲埋骨燕山之計請擇尊對之材朝議或以先生爲可遣大臣曰李珥不可一日去朝乃止先生承　命製　奏文以進　上覽之曰善哉蔑以加矣大事將必諧矣六月特　命陞拜大司憲時議益携貳必欲擊去沈義謙掌令鄭仁弘發於席上先生曰義謙居散地已久只以先　后至親使不失其祿而已此於　國家恩義有何不可而必欲論之乎

羣議益激先生不能止乃戒以毋過激毋波及仁弘於後　啓添以援附士類等語　上問士類何人仁弘歷舉鄭澈等諸人以對曰相與締結窺覘形勢先生謂仁弘曰季涵鄭澈字介士也若以爲締結義謙窺覘形勢則宪枉極矣仁弘卽從先生以黨澈先生與執義南彦經持平柳夢井　啓曰鄭澈剛褊不能容物憤士論之過激屢形於辭色時輩亦不深究澈之心事而試斥過實士輩之疑澈愈甚而澈之不平愈深造言生事者交搆兩間展轉阻隔乃至於此澈固不是而以澈爲黨

於義謙亦不得爲公論矣彼承勳有何識見不過承望
士類之風旨爲趨附之計耳兩司因先生引避請遞之
上峻批不允屢辭乃許遞　特命尹承勳爲新昌縣監
先生因入侍引咎自陳曰承勳之言有如迎合時論故
臣性愚直率爾斥之　殿下折之太過恐因此而直言
之士有所囁嚅也朴公淳歎曰如叔獻可作儒林宗匠
年少輩識見暗昧乃以不關事爭辨至此置國事於度
外可謂逐鹿而不見泰山也拜藝文館提學大司諫上
疏辭不許庚戌缺　上難其人大臣首擧先生特陞資
憲拜戶曹判書時以天灾延訪先生　啓曰自古治亂

之形已定則無災異災異必作於將治將亂之際我
朝立國幾二百年此正將治將亂之機也若於此時奮
興振作則爲億萬年無疆之休不然則將至於潰破澌
盡而莫之救也人君必知一世之奠然後可用對証之藥革弊
治如醫者必知病根之所在然後可以經濟司使
一事臣有妄計請令大臣商議設局名之曰經濟司使
大臣領之而擇曉達時務者建白施設以革弊政則實
治可做而天心可回矣且欲明教化必須尊奬先賢使
後學有所矜式而 聖上每以爲重難我 朝賢者雖
未得悉入祀典如趙光祖倡明道學李滉沉潛理窟亟

宜先許從祀以振士望　上皆然之而其不准施者慢於更張也俄拜吏曹判書皆屢辭不獲專以革舊奬清仕路爲務秋遞拜右參贊俄陞崇政拜右贊成　上命製人心道心說善惡幾圖及金時習傳學校規範以進俄上萬言封事極陳時弊　答曰具見忠懇非不欲策勵有爲而耽耽寡躬才識不逮以至于今事與心違子亦竊歎焉冬　皇朝遣翰林編修黃洪憲給事中王敬民頒　皇子誕生詔先生爲遠接使江上迎詔之日雨　天使注目良久問於譯官曰頗有山林氣象無乃借出林下士以待我耶對曰三場狀元久

在侍從中年以疾辭職退居林下今則　國王倚任已久實非林下士又問曰然則這作天道策者耶先生爲舉子時對天道策居魁一時膾炙傳入中華而兩使亦曾見之欽仰有素故有此問對曰是也兩使頷之及途次酬唱先生操筆立成而辭意具美自中準繩　詔使歎服曰大手大手禮敬甚至必以栗谷先生稱之至　文廟請先生講解克己復禮爲仁之義先生即著說以進兩使曰此說極好當傳布　中國回至江上正使宿搆七言長篇及長律臨行遽出求和欲以倉卒試其才先生即於席上步韻手寫以呈兩使傳玩稱賞再三將別執手戀戀至於出涕人以爲　詔使愛敬

儐相前古所未有云還途拜兵曹判書辭不許癸未呈
告乞免且以文衡主兵皆是重任請解兵務　上答曰
卿常以更張弊政前後惓惓是卿之素志也今卿誠能
出奇運謀革盡流弊作爲養兵之規則國家幸矣卿其
努力時北道藩胡入寇先生遂就職本曹事務煩冗屬
當警急戎牒雲委左酬右答剖決如流綱舉目張細大
不遺進六條方略曰任賢能養軍民足財用固藩屏備
戰馬明教化又上封事曰和朝廷而革弊政本也調兵
食而固防禦末也方今黨論日激士禍將起請消融蕩
滌鎮定調和陝罰臧否一循公道以定國是朝廷既和

然後可議得人而革弊矣又請募庶孽及公私賤有武才者入戍北邊無武藝者納粟于邊以補軍興庶孽則許通賤隸則爲良此皆　世祖朝已行之規而北鄙警報甚急　國家兵食俱乏權宜之策不可已也且申請前日建白改貢案改軍籍等事　上答曰予偶閱卿前疏今卿疏又適來前後惓惓識卿不忘庸君之孤忠也盖先生之意惟欲盡除燕山朝弊政之未盡剗革者且革近來謬規之變亂舊制者一遵　祖宗朝故事興衰補廢率由舊章而已所欲更張者實欲復古也且以文昭延恩一日三祭及山陵朔望之祭爲非禮請於山

陵只祭四節　文昭延恩日行一祭以謹祀事以紓民力此先生之前後累陳不已而　上意則以一時輕改爲難者也　上於此等論議雖或厭聞而見先生公忠不黨至誠憂國眷任頗專時輩忌憚日甚謀所以甚之而先生之才學德望無疵可指乃揣知　上厭聞革弊之議遂以更張爲目凡有建白動輒沮撓浮議交亂吹毛益巧先生正色立朝任然不避夏北胡再舉兵久圍鍾城邊報日急　國內騷動先生夙夜憂勞罄竭心力晝則終夕在公夜則不解衣帶明燈達朝公事之至輒應之不滯號令明肅緩急有序人情信服不擾而事集

由是　上益翕然倚伏而
射手而官無戰馬難以猝
深以階亂爲憂募所抄中
而應募之有無未能預料
雲集而戰士行急不可緩
行者以得馬爲幸留者以
報入來　上不時命召先
劇力疾趨　命疾甚不省
擅權柄驕蹇慢上劾之所
是社謹元宋應漙許銓皆

之者衆醞釀積久至此而發屢　啓不允乃停先生陳疏引咎乞罪　上答曰卿識敏才高忠誠體國今疆場多事方藉卿謀猷撫定北方安輯兵民其勿疑沮以副予望凡六疏　天語諄切促出就職且　敎曰寥寥千載君臣相遇得做功業者絶無而僅有之卿不聞向者之敎乎予命之退然後退丁寧一言鬼神亮知之卿何忍今日欲辭去也先生不得已詣闕自劾曰臺諫之停啓以久未蒙允且以臣爲非全然無恥者必知所以自處故也臣若去　上之優容優然從政則從前累疏只是固寵之計而無義甚矣先失其身何以事君請舉臣

罪容詢左右如以爲可貫則臣雖未安敢不黽勉隨行
如以爲實犯則雖流放竄殛臣實甘心　上答曰在卿
自處之道雖當如是然予若詢于左右是不免有一毫
疑卿之意予豈敢爲此於是大司諫宋應漑獻納柳永
慶執義洪汝諄及典翰許篈復劾以無臺諫莫公論至
有儻下敎上其志將欲何爲等語　上以手敎下大臣
曰近因李珥言語間事意自前裁抑新進惡其趨時黨附
非發於偶然也盖李珥自前裁抑新進惡其趨時黨附
屢爲陳論見忤於時論者久矣遂乘時伺釁必欲劾去
而後已凡公卿大夫承
召不來者多未聞有以慢上

論之者是何臺諫之言獨能直截於珥耶其納馬不稟亦不過許多事務間未及爲之耳是豈擅權而然哉夫擅權慢上人臣極罪人君於小民尚不可以情外罪名輕加於其身況宰相耶既曰擅權慢上則何不明正其罪照以王法而乃敢請以罷職有如乙巳姦臣輩目之以反逆而罪之以罷遠者之爲耶大臣回　啓後教曰李珥無出仕之理兵務甚急姑遞其職以安其心當此北方兵起　國家將亡之時朝廷淆亂賢邪莫辨何以爲國乎不勝痛心嗟乎李珥其好歸鄉關高卧白雲誰得以羈縻也哉於是朝野憤激行路嗟咄牛溪先生成

渾被徵至京疏白先生情事　上答曰觀爾上疏忠憤激烈使姦邪聞之足破其膽信乎君子一言爲國輕重也　命召三公教曰排擯李珥誰所爲也其朋姦之類又誰也辨別以　啓領相朴淳請對極陳先生忘身徇國之實許宋乘時搆捏之狀兩司復劾先生及朴淳成渾極其醜詆太學生柳拱辰等四百七十人全羅道儒生徐台壽等二百四十人黃海道儒生柳帶春等一百八十人爲先生相繼抗疏守閽伸辨　上答曰觀爾等疏辭忠讜激厲義氣如此夫復何憂當今士風遠邁漢宋矣　王子師傳河洛之疏言三賢乃士林領袖而被

朝廷是非可亂於一時而太學公論焉得而廢也設使
狂生之言或有過中猶不可待之如此況其正直之氣
邁青松而挺高節者哉彼云麼數臣昵伏近密恣爲朋
比杜絶人言掩蔽聰明乃敢目諸生以悖亂是欲蹧黃
潛善之所爲真小人而無忌憚者也予不即舉流放竄
殛之典將使魍魎之類駭於昏夜已爲失刑爾兩司
反爲伸救耶遂以 御筆親撰敎書 命竄朴謹元宋
應漑許鎰等其 敎書曰檢人在位朝著不靖司寇失
刑國是靡定爰舉流放之典永爲來世之鑑朴謹元等
以憸邪之性挾斗筲之器締結浮薄之徒作爲朋私之

黨互相汲引盤據要津或塵喉舌之司或冒臺侍之官張皇聲勢簧鼓邪說擅弄權衡脅制朝廷傾陷大臣排擯忠賢朋比之跡已彰尚稱公論挾撼之態盡露自謂貞方事皆罔蔽言悉誕誣忠良屈抑惡且極於濁亂羣小得志罪難逭於誤國遠近咸知朝野共憤尚寬肆市之誅薄施惟輕之典云云仍　教曰以李珥爲黨云其能以此說動予意乎噫苟君子也不患其有黨惟患其黨之少予亦法朱熹之說願入珥渾之黨自今以後以予爲珥渾之黨可也惟詆斥珥渾則必罪不赦又　教曰三司之論不過以義謙爲穽於國凡一時名臣賢士

之異於己者必擠陷於其中而聲爲其黨盖其意以爲一加此名則人不敢救君可以疑吾志可得吾意可遂殊不知自君子視之如見其肺肝雖論之十年曷足以動予中而惑予意也先生自坡州下海州未幾以判敦寧府事　命召上疏辭職　上答曰噫天未欲平治我邦家耶意者天使卿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將任舟楫霖雨之責於後日天之於卿可謂曲成而玉汝矣於卿何損焉冬特拜吏曹判書先生又陳疏懇辭　上答曰卿朝廷重臣非林下逸士之比卿身進退亦不可以自任而不辭於予有若逃遁之爲望卿之來不啻饑渴

設或辭職必須親辭於予前於禮爲得先生不得已承
命入京　上卽引見先生謂成牛溪渾曰三人以言官獲罪
乞致仕皆不許先生獨陳謝力請放還三竄仍
至於遠竄不可不反覆陳
渾入侍前後陳懇而　天怒終不解先生以踽踽孤蹤
獨承　恩眷專務調和無論彼此惟以收拾兩邊士類
爲先而時輩皆布列臺閣懷疑顧望却立睨視無意共
事先生歎曰時輩之心公者久久觀我所爲必能明我
赤心無何忽感疾易簀于大寺洞寓舍是夜家人夢黑
龍自寢房穿過屋椽飛躍天上翌朝先生屬纊甲申正

月十六日也還朝秉政纔六十餘日享年四十九前二日聞徐益以巡撫御史受命按北招來欲授以方略子弟交諫先生曰此乃國家大事吾豈可過念身病失此機事況死生有命吾豈必因此而死乃扶起口號令弟瑀書之凡六條此乃絕筆也書畢奄奄有垂盡之狀病遂革臨絕諄諄如夢中語皆國事無一言及家卒後家無甔石借衣以歛無宅於京妻子轉徙無依不免飢寒朋友及士子出米布爲買一宅於京且爲庶子二人納粟許通仕路先生之疾病也　上日遣太醫藥餌交道計聞哀慟特甚哭聲徹於外　命進素膳撤朝三日遣

禮官吊祭且　命沿路州郡護送一家從遊之士與聞風慕義之徒以至窮鄉村氓莫不聚會舉哀號痛相吊曰生民無福太學生數百餘人及禁軍市民流品庶官各司吏胥皆來哭奠盡哀而去發引之日望於郊外執炬而送者連亘數十里填街咽巷悲號震野是年三月葬于坡州紫雲山先兆夫人盧氏谷山望族宗簿正慶麟之女仁順慈和配君子無違德承奉宗姒極其誠敬先生之歿朝夕上食必手自具三年之後亦不廢朔望哭奠待宗族撫衆妾一以先生在時爲法壬辰之變語子姪曰大盜彌滿必無偷生之地與其轉死他鄉寧死

於坡山爾輩勿以我爲念他日好收吾骨於墓側子姪屢諫夫人曰吾喪所天已八年吾之命不亦頑乎況逢大亂苟且偷生有何義乎聞　大駕西行乃奉神主歸坡山及賊至罵賊不屈遂被害於先生墓側本州上其事　上命旌表其閭側室子二人曰景臨曰景鼎女一人景臨有子五人曰穧進士餘幼景鼎有子二人幼女爲進士金集妾先生天資極高英騫出人清明温粹忠厚愷悌寬而有制和而不流慕古而不泥應俗而不混待人開心洞赤無隱處事坦夷不設崖岸終日樂易未見忿厲之容光輝融徹符彩秀朗望之如祥雲瑞日輒

知其爲盛德君子也少時雖汎濫諸家流入禪學惟其氣質明透乃能釋然開悟旋卽歸正自是用力益深進修益專刻意覃思精詣實踐其於義理洞見大原不待師承暗合道妙其功程次第一本於濂洛宗旨而得之考亭者尤多故門路之正雖質之前聖而無疑至於六經之奧義百家之異說無不研窮探賾瞭然裁判於胷中矣教人必以立志爲先躬行爲務循循有序善誘不倦隨人材品開導以誠其講論之際分析精微竭盡底蘊立言著說多有發前人所未發者嘗見雲峯胡氏心性情論爲文以辨之且與退溪先生論理氣牛溪先生

論人心道心往復長書累數十篇皆出自得不襲陳言明白証援曲暢旁通橫說竪說無不當理平生尊信小學病其舊註訛舛詳略互異乃析衷羣言擇精要刪繁複其有未盡者補以己意名曰小學集註四書五經口訣釋義多所更定小註諸說亦多取舍且恐初學不知向方爲著擊蒙要訣學規等書至於聖學輯要則格致誠正之功修己治人之方無不備具而尤詳於明正學闢異端之說益其理明義精養深積盛充而爲德行發而爲事業皆明體適用之學實非沉潛自守不關世務之比也其居家也孝友敦睦出於天性奉伯兄寡嫂于

家撫養其子女猶已出與兄弟諸姪聚一堂連衽而宿
歲時設酒食命弟彈琴使少長歌而和之每晨整衣冠
拜祠堂朔望參奠後坐正寢受男女子姪之拜作同居
相戒辭讀以警之家衆亦於庭下分立行禮又以方言
釋戒辭諄諄教飭率以爲常奉祭祀一遵家禮務盡誠
敬庶毋性悍且嗜飲先生事之如親毋出入必告面晨
必湯酒適寢所問起居祿俸亦不自專或有不豫色則
柔辭起敬懽其心乃已庶毋後乃感化先生之歿服喪
三年事仲兄愛敬俱至應對服勤如事嚴父既貴如一
日門人或疑其過先生曰朋友之間過恭非禮父兄之

前行過乎共禮也儉於自奉不問生產業家貧屢空鄉
居或食麥飯而每日晨起必先經紀庶母及兄嫂供奉
炊爨之具飯非粳米饌無兼味則不敢進閨庭之間內
外斬斬姬妾僮僕無敢闌語奔人之急如救水火接人
無間親疎貴賤一以誠悃羣居燕笑和氣藹然平生未
嘗與人私語胷襟洞豁表裏如一樂道人之善而不求
備於人故賢愚善惡咸得盡其情雅好山水曾於栗谷
舊業修花石亭故址後改築石潭精舍一室圖書玩心
高明養以冲恬之趣積其精一之功自是學益精行益
修道日益尊名日益高從遊之士日益衆講劘之暇時

與冠童婆娑水石詠歌自娛蕭然有出塵之想一切世
味泊如也其立朝也居官必以古先賢哲自期引君必
以唐虞三代爲期惟思竭心殫誠盡吾之所當爲而已
不以循常守舊爲心其於富貴貧賤毀譽榮辱不一動
其心而惟以善人君子亨否爲已休戚國事治亂爲已
憂樂常謂君心出治之本法筵勸講章疏陳說勤勤懇
懇皆本仁義每於 上前開陳治道別白事宜義利公
私之辨天人王伯之分與夫治民備邊之策無不傾倒
羅列引據古今 上亦虛心聳聽多所歎賞或至日仄
罷對金公薦南自 慈中出謂人曰不圖今日復見三

代都俞之盛云常以士論之携貳爲朝廷痼弊務欲打破東西同濟國事雖人心不如我心卒未能調其乖隔而公平正大之心可質神明旣以孤誠受 上知感激恩遇一心循國知無不爲言無不盡嘗於 筵中請預養十萬兵以備緩急否則不出十年將有土崩之禍西厓柳公成龍以爲無事而養兵養禍也時久安恬嬉筵對之臣皆以先生言爲過先生出謂成龍曰國勢危如累卵而俗儒不達時務他人則固無望君亦有此言耶今不預養必無及矣因愀然不樂逮壬辰之後西厓於朝堂語諸宰曰當時吾亦慮其騷擾而非之到今見

之李文靖真聖人也若用其言國事豈至於此極乎且其前後章劄中籌策其時人或訾議而今皆鑒鑒先見真是不可及之才栗谷若在必能有爲於今日矣云誠所謂不待百年而知也爲文章論說必本於性理雲行水逝初不經意而發言成章雄渾無涯如菽栗如蓼秦如大海迴瀾如天馬驤空讀之使人心融理透蕩滌查滓真可謂經世衛道之文也有文集十卷行于世嗚呼天爲人君開太平之業者必有鳴世之才出爲其用當宣廟勵精之日有斯人爲之佐天之降大任似非偶然明良相遇千載一時可謂盛矣然世之用賢賢者之用

於世亦非一道小用之則小效大用之則大效若先生
寧爲不用而不能爲小用者也盖先生學問之精深德
行之淳備論議之俊發出處之正大皆非俗士淺見所
可窺測如祥麟儀鳳之瑞世如泰山喬嶽之鎭物日星
乎中天砥柱乎奔流而其高才遠識貫穿今古偉略宏
猷軒擧宇宙旣任斯民之責又荷　君上之眷將欲挽
回世道陶鑄唐虞興一代之禮樂振百年之頹廢其所
抱負期待爲如何哉然而流俗不知黨議相軋欲行古
道則謂之迂濶欲祛弊法則謂之紛更欲調劑士流則
謂之依違欲擔當世務則謂之專擅羣擠衆咻使不得

一日安於朝廷雖其行道濟世之心愛君憂國之念惓
惓于中而難進易退不爲苟容者是固平生之所守故
竭忠以感　上心而言不用則去推誠以協朝論而義
不合則去是知先生之在朝也固未嘗一日而忘退其
退也亦未嘗一日而忘世也先生之心事其亦咸矣而
進退大節可謂不負所學矣逮夫　乾綱夬斷眷任纔
隆而先生已病矣年未滿半百位未躋台鼎竟未及展
布其志天之與奪果何意耶噫朝論日益乖張賢路日
益崎嶇君子之不容於世自古而然雖使先生久當國
柄其能大有施設得展功業如先生志固未可期也而

又安知其不觸冒危機顛躓狼狽爲士林之長恨也是
先生之脫羈人間翩然長逝在先生固無所憾而其設
教立言足以開牖後學遺風餘韻足以聳動衰俗則先
生之道雖未及大行於當時而先生之澤亦可謂流及
於無窮或者斯亦天意也耶萬曆壬子春